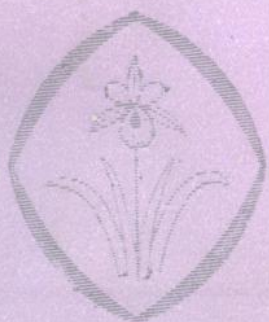


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行动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



说 明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行动描写的作用

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1)
反映人物内心世界·····	(25)
突出作品主题思想·····	(49)
交代人物身分地位·····	(67)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72)

二、行动描写的方法及技巧

与语言、心理、情态、环境等描写相结合·····	(77)
精选富有特征性的词语简洁地描写·····	(100)
注意人物连贯性动作具体地描写·····	(106)
特写镜头式的描写·····	(119)
运用修辞手法的描写·····	(125)
对比描写·····	(128)
同时并现的描写·····	(138)

三、关于行动描写····· (142)

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行次灵石旅社，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亲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公勿怒。急急梳头毕，欽衽前问其姓。

杜光庭《虬髯客传》，引自《唐宋传奇选》（张友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一版124—125页

◀评析▶这里同时描写了三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行动，反映了三个人不同的性格。虬髯客公然闯入内室，窥人妇女，事虽无理，但却使人觉得他豪宕洒脱，不拘小节，莽撞得可爱；李靖强压怒火，借刷马掩饰急剧的内心活动，可见他虽易冲动但尚能克制；红拂一面观察来人，一面稳住李靖，从容镇定，不乱不慌，显示了她的冷静、精细和机警。

王兰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齧破，即吐之。

刘义庆《王兰田性急》，引自《笔记文选读》（吕叔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6页

◀评析▶王兰田吃鸡子，“刺之不得”，便“掷”、“碾”、“齧”、“吐”，通过一连串的动作发泄心头的无名怒火。淡淡几笔，一个性情火暴的人便跃然纸上。

(操)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卓接视之，……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卓就教与鞍辔。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6页

◀评析▶行刺不成，装作献刀，巧借试马，立即逃跑。充分显示了曹操机警过人、善于应变的个性特征。曹操之所以为曹操，正在于此。若换上有勇无谋之辈，那就不是“献刀”，而是“餐刀”了。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46页

◀评析▶这一段描写的就是千百年来一直被群众奉为美谈的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

割开皮肉，已令人喷舌；骨上刮毒，更惊人心魂。但关羽却不当一回事，一面下棋，一面坦然地“伸臂令佗割之”，

并且“全无痛苦之色”，手术刚完毕，就“大笑起”、“伸舒如故”。尽管有点神化的味道，但仍突出地表现了关羽超出常人的刚毅和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

只说那鲁智深双手把山门尽力一推，扑地掀将入来，吃了一交；爬将起来，把头摸一摸，直奔僧堂来。到得选佛场中，禅和子正打坐间，看见智深揭起帘子，钻将入来，都吃了一惊，尽低了头。智深到得禅床边，喉咙里咯咯地响，看着地下便吐。众僧都闻不得那臭，个个道：“善哉！”齐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禅床，解下绦，把直裰、带子，都唵唵剥剥扯断了，脱下那脚狗腿来。智深道：“好！好！正肚饥哩！”扯来便吃。众僧看见，把袖子遮了脸。上下肩两个禅和子远远地躲开。智深见他躲开，便扯一块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两只袖子死掩了脸。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禅和子嘴边塞将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禅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将肉便塞。对床四五个禅和子跳过来劝时，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头，去那光脑袋上唵唵剥剥只顾凿。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此乱唤做“卷堂大散”。首座哪里禁约得住？

施耐庵《水浒》第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三版61页

▲评析▲鲁智深当和尚本非所愿，只是因为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在官府의 缉捕下无处安身，才被迫出家的。但佛门的清规戒律和鲁智深粗豪鲁莽的性格却格格不入，一贯藐视法度的鲁智深不可能循规蹈矩。这一段鲁智深闹禅堂的行动描写，就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吃了一交”，只“把头摸了摸”，已莽撞得可笑；硬把狗肉塞到和尚嘴里，更是“恶作”得有趣；至于“提起拳头”打那些来相劝的众僧，又有点无理了。简单几个动作，使读者对这个半路出家的“莽和尚”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严监生……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59—62页

◀评析▶严监生“一连三天不能说话”的弥留之际，却还两眼瞪得溜圆，迟迟不愿离开人间。伸出两个指头，让家人费心猜测，却原来是担心用两茎灯草费了油。这件了不足惜的一介小事，竟发生在一个“家有十多万银子”的富户身上，真是生命岂可贵，金钱价更高。寥寥数笔，入木三分地勾勒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土财主极端吝啬的性格特征。

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捡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47页

◀评析▶范进在宴席上“退前缩后”、“不举杯箸”，确实像个孝子；等到换了两次筷子，他竟“捡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时，读者不禁哑然失笑。轻轻一笔，将范进“居丧尽礼”的外衣剥得一干二净，虚伪贪馋的性格特征暴露无遗。

只见这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纂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真把那珍珠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才一席话，直将二人禁住。弟兄两个全然无一点儿能为，别说调情斗口齿，竟连

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一时，他的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撵出去了，自己关门睡去了。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三版848—849页

◀评析▶贾珍和贾琏企图调戏尤三姐，不料打错了主意，反被尤三姐尽情地戏耍嘲弄一番，弄得十分狼狈。这一段行动描写，语句精炼，一气呵成。忽起忽坐，忽喜忽嗔，“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等，如行云流水；又结合“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这样形象的肖象描写，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尤三姐这一闺中豪杰机智泼辣的性格特征。

但阿Q这回的回来，却大与先前不同，确乎很值得惊异，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

鲁迅《阿Q正传》，引自《短篇小说选》（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60页

◀评析▶这是在城里做了小偷后归来的阿Q。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作者通过他拿钱打酒时神气活现的行为的描摹，形象地透出阿Q性格中那“游手之徒的狡猾”的一面。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

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

鲁迅《孔乙己》，引自《短篇小说》（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13页

◀评析▶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足见孔乙己那一颗仍在跳动着的善良的心；对孩子们讲着“多乎哉”一类的话，又可见孔乙己因中毒之深而表现出来的令人忍俊不禁的迂腐。着墨不多，却使一个被封建科举制度扭曲了性格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忍住痛，刘媪妈拼性命地想从这破庙宇里爬出来，牙门咬得绷绷紧。腿上的鲜血直流，整块整块地沾在裤子边上，象紫黑色的膏糊，将创口牢牢地吸住了。

她爬上了一步，疼痛得象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两只手心全撑在地上，将受伤的一只腿子高高抬起，一簸一颠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庙宇的门边，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横身斜倒在大门边的阶级上。

她的口里哼出着极微细极微细的声音。她用两只手心将胸前覆住；勉强睁开着昏花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闪烁着，使他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叶紫《向导》，引自《短篇小说选》（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667页

◀评析▶刘媪妈为了给儿子和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她弄伤了自己的腿，骗取了白军的信任，做了向导，并将白军引入绝境，最后自己壮烈牺牲。这是刘媪妈自伤后的一个镜

头，表现出老一辈农民在斗争中逐步觉醒，日趋坚强的性格特色。

觉新知道大祸临头了。他不敢多想。他又把拳头拼命地在门上撞，撞得门发出更大的响声。但是这也没有用。没有人理他。他嘶声叫着：“坯”，又叫：“放我进来！”然而油漆脱落的木板门冷酷地遮住房里的一切。它们拦住他，一点也不肯退让。……愤怒和悲哀混合在一起，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更厉害地捶着门。然而两扇小门如今也好像有了千斤的重量。……他绝望了。他突然跪倒在门前。他伤心地哭着。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她哭，他是在哭自己。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北京第二版366—367页

◀评析▶家庭争财的倾轧和传统的封建迷信联合一起夺走了爱人瑞珏的生命，这对于觉新不啻是致命一击。在觉新“知道大祸临头”的一刹那间，我们看到了他近乎歇斯底里的失常举动：拼命撞门，嘶声喊叫，加厉的捶门以及绝望之下突然跪倒伤心的哭泣。在这致命的打击下，固守着“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的觉新也仅仅表现出悲愤难忍而又无能为力，这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毒害了的多么怯懦的灵魂！然而在命运之神的惩罚下，觉新的内心世界不也在开始失去平衡吗？

屋里面更传来砰砰磅磅的声音，和女人的锐声的喊叫：“打死人了，救命呀！”张裕民还没走到门口，从门里又冲出赵得禄的女人，象个披发鬼似的，踉踉跄跄的逃了出来，还在一个劲地喊“救命”，谁也来不及走上去劝解，赵得禄光着上身追了出来，一脚又把他老婆踹在地上了。张裕民伸手拉住了他，他什么也不顾忌的又抢上去，只听哗啦一声，

他老婆身上穿的一件花洋布衫，从领口一直撕破到底下，两个脏稀稀的奶子又露了出来，他老婆看见他已经被几个人架住了，近不了他的身，便坐在地上，伤心伤意的哭了起来，双手不断的去拉着那件又小又短，绷紧在身上的漂亮的小衫，却怎么也不能盖住她胸脯了！赵得禄被几个人架住，气呼呼的骂道：“看那不要脸的娼妇！把咱的脸丢尽了，咱在村上好歹还是个村副呢！”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二版161页

◀评析▶变夫妻的情爱为一场打骂，是因为自己的老婆穿了地主老婆送来的一件花布衫。读者透过这一个打妻骂妻的简单粗野的事件，却看出副村长赵得禄人穷志坚，憎爱分明的照人光彩。

彭总左手端着蜡烛，右手放在背后，还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不插问，什么也不表示。他巨大的身影映到拱形的窑洞顶上，一动也不动。灼热的蜡油，一滴一滴地落在他手上，可是他象是丝毫没有感觉似的。

彭总带着专注的神情，听完陈允兴的报告。又盯着地图，专注地思索着。

陈允兴看看表，就立刻觉得心焦得象油煎……

杜鹏程《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二版351页

◀评析▶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动也是人物的行动。在形势十分紧急时，别人心如火燎地等着彭总早点做出作战决定，可此时此地，“彭总却什么也不表示”“一动也不动”，连灼热的蜡油滴在手上也没感觉到。冲锋陷阵容易，忍耐却不容易，形势越是危急，越应冷静分析，才能准确判断。彭总此时安如泰山，正见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沉着冷静、镇定

稳重的性格特征。

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随着这喊声一块送到道静的耳边。她明白了这是在喊她、在取笑她。……她被激怒了。突然，她挺直身子，笔直地朝这些人走了过去。走到离他们十来步远，她站住了。她咬着嘴唇，凛然地瞪视着这些人。她那傲慢的、仇视的眼光，象袭来一阵疾雨，公子们突然被淋的噤若寒蝉了。道静瞪着他们足有一分钟，然后庄重地转过身来，不慌不忙地走开了。

她刚走了几步，背后又传来了刺耳的笑声：“好不害臊！”……

道静没有再回头，她掏出手绢，狠狠地擦去了涌流出来的泪水。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新一版35页

◀评析▶林道静面对着一群脱得光光的“青年公子”的侮辱取笑，她挺直身子，走上前去，以傲慢仇视的眼光维持自己的尊严，表现了林道静在恶势力面前不甘示弱、富有反抗性的性格特征。但她又毕竟是个尚未找到出路的小知识分子，举目无亲的处境，使她只能悲愤而又无奈。“狠狠地擦去了涌流出来的泪水”又透露出她的软弱。

这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蹲。伸开手拍了拍头顶，又倒背了手儿，在地上走来走去。停住脚看看窗外，闭住嘴呆了老半天，才盘脚坐上炕沿，问：“他还是那么霸道？”

严志和把两条胳膊一伸，捋起袖子，放大了嗓音说：“他

霸道得更厉害了！”

朱老忠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大腿一簸，一下子碰着了桌子档儿。哗啦一声，把茶壶茶碗颠了老高，桌子上汤水横流。这时，朱老忠才猛省了过来，伸开胳膊按住茶壶，不叫滚落地上，嘴里打着响舌儿说：“啧，啧，失手了，失手了。”又笑嘻嘻地找了块擦桌子布来，擦干了桌子上的茶水。

果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29页

◀评析▶作者在塑造朱老忠这位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形象时，注意以人物自身的行动去表现他的性格特征。作者写他“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大腿一簸”，颠翻茶壶茶碗，表现出他是个血性刚强的硬汉子，对地主冯老兰有刻骨仇恨；写他“伸开胳膊按住茶壶”“笑嘻嘻地擦干桌子”，又表现了他的沉着、老练、不感情用事。

“他……他……”栾匪手指着杨子荣，“他不是胡彪，他是一个共军。”

“啊！”座山雕和七个金刚，一齐惊愕地瞅着杨子荣，眼光是那样地凶恶可怕。

这一刹那间，杨子荣脑子和心脏轰的一阵，象爆炸一样。他早就提防的问题可怕的焦点，竟在此刻，在节节顺利的此刻突然爆发，真难住了，威虎厅的空气紧张得象要爆炸一样，“是开枪呢，还是继续舌战？”他马上选择了后者。因为这还没到万不得已的境地

于是他噗哧一笑，磕了磕吸尽的烟灰，更加从容和镇定，慢吞吞地、笑嘻嘻地吐了一口痰，把嘴一抹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呢？嗯？！你说说我这个共军的来历吧！”说着他朝旁边椅子上一坐，掏出他的小烟袋，又抽起烟

来。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三版302页

◀评析▶小炉匠一说出杨子荣是个共军，矛盾立刻空前激化，形势变得一触即发。杨子荣心里也十分紧张。但在危急面前，他不急躁行事，只见他“磕了磕吸尽了的烟灰”，努力使自己心情平静，头脑冷静下来，又以过人胆识，与栾匪继续舌战。他顺应座山雕心理，对栾匪反戈一击，自己始终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会笑嘻嘻慢吞吞地吐痰，一会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心安理得地抽烟。正是他那一派从容镇定的神态，和随机应变的答对，取得了匪徒的信任，终于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杨子荣沉着冷静、大智大勇的英雄性格，在这一段扣人心弦的描写中，生气横溢地表现出来。

一九五三年农历三月十八傍晚，世富老大在老实疙瘩世运老二帮助之下，要把三月十九在黄堡集上卖的粮食，灌进有“郭世富记”字样的线口袋里去。当苍头发老大把线口袋，拿到存好麦的木柜台前面的时候，黄胡子的老实疙瘩老二反对了。

“怎么？哥！卖好麦吗？”黄胡子很奇怪地问。

“你甭管！”不识字但很有修养的老大，平和地说，“我知道怎么办哩！”

灌了一斗好麦子，老大叫老二把口袋提到存次麦子的木柜前面来。这时，世运老二才恍然明白了。年年是这样办，老实疙瘩的记性太坏了。实实在在！要不是世富老大里外照应，要是分开家的话，世运老二几年以后就要当贫农了。嘿，光有力气，没有心眼，在这你争我夺的世界上，只有吃苦

头的份儿。

他们在一条口袋底上灌了一斗好麦。另几条口袋，他们却只在口上灌一斗好麦，其余全是次麦。……

郭世富向斗行里要了一个筐箩。把底上装一斗好麦的那口袋麦，倒进筐箩里。正好！次麦倒在后面，好麦倒在前面，买主看货，一把捞到底上，也挖不起次麦来。这时世富老大就在另外两条装麦的口袋上坐下来了。他非常严肃，但却和善，用硬手掌怡然自得地摸一把胡子，然后把烟锅插进烟口袋里装起旱烟叶来。他运来两石麦子。当然，胶轮车一回可以拉来五石、六石的，只是他不能那么突出，那是二杆子当家人的行径！即使他要卖十石麦，他也要从从容容分几回卖，不能引人注目。他想：他就是这个样子，永辈子也不张狂。他决定这辈子三慢一快：走路慢慢，说话慢慢，思量慢慢，做活快快！……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一版461—465页

◀评析▶ “以次充好”，“以好盖次”，这是郭世富卖麦的诀窍。作者赋予郭世富“卖麦”这一行动，并以其弟的诚实憨厚作陪衬，着意地刻划出这个老富裕中农利己不悛损人，精明近于狡诈的个性特征。

我进门一瞅，发现靠里边角落那张双层床的底层，坐着一个战士，正低头做针线活儿，腰背弯得象张弓，可头还是紧抵着床顶儿。一看这份个头，我就猜了个八九：准是鲁牛子。走上前一瞧，可不，一张黑古溜秋的脸膛，两道又粗又厚的眉毛，正是他。好家伙，在上袜底呢！他那又粗又硬的指头，满把攥着一枚绣花针，东一针西一针地缝着，不知是累的还是憋的，嘴巴闭得紧紧的，鼻孔里吭嗤吭嗤直往外出

粗气，牙根子咬得咯吱咯吱山响。看着这副恣态，不禁使人联想起“黑李逵乔扮娇娘”的故事来。

任斌武《开顶风船的角色》，选自《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254页

◀评析▶神枪手的鲁牛子，怎么关起门学大姑娘绣花了？原来这是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和韧劲，用绣花针在磨自己呢。看着他干针线活那笨拙吃力的动作，和认真的劲头，你会说：真是“开顶风船的角色”。

正午的时候，来祭吊的人早挤满了一堂，正当众人熙攘之际，突然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接着全堂静寂下来，一片肃穆。原来尹雪艳不知什么时候却象一阵风一般地闪了进来。尹雪艳仍旧一身素白打扮，脸上未施脂粉，轻盈地走到管事台前，不慌不忙地提起毛笔，在签名簿上一挥而就地签上了名，而后款款地步到灵堂中央，客人们都倏地分开两边，让尹雪艳走到灵台跟前，尹雪艳凝着神，敛着容，朝着徐壮图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鞠躬。这时在场的亲友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戚迁怒。于尹雪艳，他们都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有这个胆识闯进徐家的灵堂来。场合过分紧张突兀，一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尹雪艳行完礼后，却走到徐太太面前，伸出手抚摸一下两个孩子的头，然后庄重地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正当众人面面相觑的当儿，尹雪艳却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一时灵堂里一阵大乱，徐太太突然跪倒在地，昏厥了过去，吴家阿婆赶紧丢掉拂尘，抢身过去，将徐太太抱到后堂去。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引自《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96页

◀评析▶小说写的是一个旧中国上海百乐门舞厅的高级舞女尹雪艳从大陆到台湾后永远妖艳迷人的故事。尹雪艳的公馆成为台湾上层遗老遗少抒发怀旧情绪的聚地，尹雪艳其人则成为他们永远追逐的对象。而徐壮图便是无数追逐者中不幸身死的一个。但尹雪艳对因她倒霉的男人毫不动情。作品刻划了她出人意外地闯入徐壮图灵堂的一系列行动：“风一般地闪了进来，”提笔签名，凝神敛容鞠躬，礼毕，“抚摸了一下两个孩子的头，”“和徐太太握了一握手，”又风一般的走出了。通过这一连串动作的描写，生动地表现出尹雪艳这一永不褪色的高级舞女外艳内冷，冷艳逼人的性格特征。

他（奥勃洛摩夫）呷了一口茶，从一大堆面包卷和脆饼干中间只拿了一个面包卷吃，唯恐查哈尔说话又不检点。随后燃上一支雪茄，坐到桌边，打开一本书，看了一页，想再揭过去，但是书页没有切开。

奥勃洛摩夫用手指裁开书页，因此纸边弄得狗牙似的参差不齐，糟糕！书是别人的，是希托尔兹的，希托尔兹对事物是一点一划，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于书！每一件小东西，纸也罢，铅笔也罢——他都要放地一定的地方。

奥勃洛摩夫原该拿一把骨制的小刀来裁的，可是没有小刀；当然也可以叫人拿一把餐刀来，但是他宁可把那本书放回原处，走向沙发那里；他刚把胳膊支在绣花靠垫上，正要舒舒服服地躺下去，查哈尔走进来了。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07页

◀**评析**▶奥勃洛摩夫在发现书没切开时，宁愿把书放回原处，也不愿找把刀来裁一下，本来任何书对于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任何需要付出一定劳动的活动，他都极为厌恶；优裕的生活，养成了他醉心空想、悠闲慵懒的习惯。作者对他这一行动的描绘，鲜明地表现了俄国宗法制度下“多余人”的末代子孙的典型性格。

他（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好象耻于自己的一双手，说话时总设法把双手藏在背后。向长官递送文件、加以解释，他总把一只手放在背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指甲朝下，小心地指指某一行或某一个字，然后立刻把手藏到后面，这也许因为他的手指又肥又红，而且微微发抖，所以他不无理由地觉得，时常把它们显露出来，并不十分体面。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14页

◀**评析**▶矫揉造作的举措，故作斯文的模样，恰好暴露了这个经常敲榨奥勃洛摩夫的家伙是一个虚伪、阴险、狡猾的伪君子。

现在他坐地高背椅子里。他面前放着一张纸，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行诗。他时而伏在原稿上修改润色，或者添上两三句，时而向后靠在椅背上，沉思默想起来。嘴角上微带笑意，看来他的嘴唇只刚刚离开漫边儿幸福的杯子，他的一双眼睛懒洋洋闭着，象一只打盹儿的猫，有时却又突然闪现出内心激动的火花。

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一部第五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25—126页

◀**评析**▶透过主人公写诗时的稚气而可笑的动作，看出

这是个刚刚走进社会，充满罗曼蒂克的热情，耽于幻想的青年。作者在这儿所要表现的正是主人公在这一时期内的性格特征：沉醉于人生的美梦，周围的一切都蒙着一层玫瑰色的、诗意的光环。

不管换了多少任部长和各种长官，总看见他坐在老地方，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因此，后来大家都相信，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顶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敬意。当他走过的时候，看门人不但不站起来，甚至也不对他望一眼，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室一样。长官们对待他冷淡而又横暴。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面来，也不说一声：“请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怪有趣味的案卷”，或者添上一些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说的悦耳动听的话。他一手接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瞧瞧谁递给他，人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接过来，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房东太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说房东太太打他，问他们多咱结婚，又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好象他面前一个人也没有似的；这甚至也不影响他的工作：在一阵纠缠中，他没有抄错过一个字。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时，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

果戈理《外套》，引自《果戈理小说选》（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74—75页

◀评析▶从看门人、科长到年轻的官员们对待可怜的小

公务员的那种充满轻蔑的、寻开心的行动描写中，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周围的人对待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那种极不公平的、污辱人格的态度，但更主要的是为着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默默地忍受周围人们的虐待、歧视的行动中，他身上那令人痛心的东西：死一般灰冷的灵魂，与世无争、安于本份的性格和宗教徒似的刻苦忍让精神。

她向梳妆台跟前跑过去，拿起那上面的一只嵌着花纹的匣子，用一只气得发抖的手打开它，取出一柄金柄尖锋的窄叶小匕首，突然一下向那个赤着半身的达尔大尼央扑过来。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李青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501—502页

◀评析▶在与达尔大尼央幽会时，米莱狄肩上那个标志罪犯的烙印被达尔大尼央发现了。当米莱狄知道自己罪恶的面目暴露后，立刻恼怒得象条疯狗，她此时急于报复的行动，正好赤裸裸地显现出这个女人凶残、奸诈、狠毒的性格特征。

茨威布希摇一下帽子。这时候窗子里却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那张红脸涨得发紫，姑娘大叫一声，窗子猛的关上了。工人们纷纷后退，把身子挺得笔直。茨威布希把帽子往后一摇，却感到帽子碰着什么障碍。他回过头去一看，不由得身子矮了半截，原来他身旁站着一头漂亮的黑马，给那顶不客气的帽子吓一跳，扬起前蹄直立起来。骑在马背上的是身材很高而又苗条的、全匈牙利闻名的美人。她就是戈尔苏乌根伯爵夫人，出嫁以前是冯·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小姐，茨威布希看见，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个绝色美人，充满了美丽、青春、尊严和……愤怒。她稳住马，脸色苍白，气得发抖，眼睛发亮，象是闪着电光，手里扬起马鞭。“混蛋”！她

低声说道，差点从马鞍上摔下来，因为茨威布希经不住马鞭抽打，身子摇晃一下跌倒在地，魁梧结实的身體撞着黑马的前腿。他是身不由己倒下去的。

马鞭抽打着他的两鬓、面颊、上嘴唇。伯爵夫人用尽全力抽打他。

另一张女人的脸，伊尔卡的脸，歌德的格蕾岑的脸，美丽而年轻，四周围绕着千万根淡黄色头发，这时候却由于气愤和无法形容的绝望而变了样。她脸色惨红，横眉竖眼。……她周身不住地打战。伊尔卡象狗似的呲出白牙，往前迈出一小步，在地上没找到石头，就拿起那枚银币往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身上扔过去。银币只擦一下迎风飘扬的面纱，就往正房那边飞去。紧跟着是奇怪而沉闷的寂静。伯爵夫人和那个生着金发的小头，脸对着脸，瞪起眼睛，互相盯紧。他们沉默了一分钟，伯爵夫人举起马鞭，可是见到那张苍白的、不幸的、变样的脸，就慢腾腾地放下手，骑着马缓步向正房走去。她走到门廊跟前，两次回过头来看伊尔卡。

“叫他们出去！”她喊道。

茨威布希爬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土，脸上滴下鲜血，却微笑着，往呆若木鸡的伊尔卡面前走去。

契诃夫《不必要的胜利》，引自《契诃夫文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202—203页

◆评析◆作者在这儿描写了同一情形下，三个不同的人物的在侮辱与被侮辱之间各自不同的行动，由此出色地表现了这三个人物在性格方面的极大差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对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挥鞭全力抽打无辜的茨威布希的行动的描写，是用以表现她贵族夫人那骄横残忍的性格特征。对茨威布希倒在血泊中而又含笑站起来的行动的描写，是用

以表现他老卖艺人那饱经磨难，善于忍受命运压迫的性格特征。对伊尔卡那种“横眉竖眼”“象狗似的呲出白牙”拼命反抗欺侮的行动描写，是用以表现她刚强勇敢的火一样燃烧的性格特征。就这样：三个人物性格在这互相对比、互相对立的行动描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都没有用，最后，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象鲛鱼般的小鱼，他把胳膊伸下水去，一直没到肩头，但是它又溜开了。于是他用双手去捉，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正在紧张关头，他又掉到坑里，半身都浸湿了。现在水已经太浑，看不出鱼在哪儿，他只好等着，等泥浆沉淀下去。

他重新又捉起来，直到水又搅浑，可是他等不及了，便解下身上的铁罐子，把坑里的水舀出去。起初，他发狂一样地舀着，把水溅到自己的身上，同时，因为泼出去的距离太近，水全流向坑里。后来，他就比较小心地舀着，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虽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手在发抖。这样过了半小时，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剩下来的连一杯也不到了。可是并没有什么鱼。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他会一开始就用石头把它堵死，而鱼也就早归他所有了。

他这样想着，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起初，他只是偷偷地哭，过了一会，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淘大哭；后来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

他升起一蓬火，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并且照

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并且上好表的发条。毯子又湿又冷，脚踝痛得在悸动。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在不安的睡眠里，他梦见了许多酒席与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摆在桌上的食物。

杰克·伦敦《热爱生命》，引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万紫、雨宁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39—240页

◀评析▶本节极精细地描述了淘金者如何发现水坑、看到游鱼以及拼命舀水捉鱼的过程。困乏，寒冷，饥饿，正在把淘金者推向绝境，但他并不消沉，积极地与环境抗争。尽管艰苦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他也忍不住地“号淘大哭”起来，但毕竟他“升起一蓬火”，忍受住肌体的痛苦，依然执着地热爱自己的生命，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淘金者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志。

他津津有味地和十分小心地吃着。他仔细地注意着，把每块冷肉和火腿都切得十分整齐，他仔细用刀子切掉多余的棱角，用叉子叉起两块，在放进嘴去，放到宽阔的圆圆的牙齿上去以前，把叉子举到和眼镜相平，疑疑惑惑地把两种颜色的肉体仔细打量一遍。……他慢慢地咀嚼着；他的两边颧骨上的灰毛都倒竖起来，剪得很整齐的、浓密的短连鬓胡子在下巴颏上晃来晃去。他给人一种坚强的和忠实可靠的印象，这样的人是已经习惯和善于把一切事都做得象他吃饭一样小心和有把握。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646页

◀评析▶作者用幽默的笔调，不厌其烦地描写主笔吃东西时的一举一动，通过这传神的描写，读者已不难从中看出

此人谨小慎微的性格特征。

“你敢骂人，流氓！”热妮亚高喊了一声，她不知道这个利亚利克是什么人。

利亚利克一听，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冲着我们来了。可是热妮亚没等他到我们跟前就把他截住。她伸手把他那顶帽檐破破烂烂的帽子往下一拉，盖住他的鼻子，然后使足了劲朝他胸口猛推一掌。利亚利克一个趔趄猛撞到草坪的护栏上，一个后仰翻过护栏摔倒在草地上。

尤里·纳吉宾《热妮亚·普勉采娃》，引自《苏联文艺》1980年第一期

◀评析▶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一个女中学生竟敢面对流氓那咄咄逼人的挑衅，挺身而出，以她迅速果敢的手狠狠地回击和惩罚了那个流氓利亚利克。这一行动作者是把它作为热妮亚整个学生时代一个最闪光的、最能代表她性格特点的行动来加以描写的，它极生动地刻划出了热妮亚那勇敢刚毅的性格和善良美好的灵魂，并为她以后在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成为“苏联英雄”作了性格上的最精当的解释。

正在这个时候，半开的门突然从里面猛地一下被推开了，大家看见那个疯女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一只手提着一个小小的灯笼，另一只手高擎着一个用干草捆扎成的火把。她把这件毁灭的工作，完成了最后的一着以后，才慢慢地离开那里。她带着严肃的神情一步一步地走着，两眼盯着地面，似乎看不见任何人……

一个过于忠于职守的警察，一直向她走去，抓住她的胳膊要逮捕她。疯女看见众人团团把她围住，她猛地拿火把向警察脸上一扫，那警察在这种不及预料的防御之下，不得不

把手松开。转眼间拉·布芮可里伦重新恢复了她异常敏捷的动作，带着憎恨和愤怒的表情，冲进小礼拜堂去，好象要躲藏起来；一面发出听不清楚的咒骂。大家本想去追赶她，却没有人敢那么办。她象壁虎爬得那样轻快，穿过了火焰，爬上了螺旋式的楼梯，直到教堂的顶点。她出现在一个天窗上面，就好象她觉得太慢似的，大家看见她加紧地放起火来；霎时间，四面八方熊熊的火焰把她包围起来。……火在屋里燃烧着，可怜的布芮可里伦慢慢地在被焚烧，正受着残酷的刑罚。可是她好象没有什么感觉，大家听见她正唱着她年轻的时代爱唱的舞曲，无疑地那是她曾经和她的情人唱过的舞曲；在她快要断气的时候，这只曲子又涌上了她的心头。……

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罗玉君译）第三十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343—344页

◀评析▶十二年后的这一天，这位由于“不随心的恋爱”而被逼疯的姑娘，终于走上了毁灭布朗西蒙城堡，也毁灭自身的道路。作者在这儿是蘸着狂喜的眼泪来刻画人物此时此刻那种扣人心弦的行动的。布芮可里伦在这儿的每一个动作，都象女神一般的威严和圣洁，都是她性格的升华和受压抑的人性的怒吼。由此便把这个不幸者那种长期渴求复仇，并且在疯狂的复仇行动中得到快慰的内心世界活现了出来。从而也把人物的刚强性格和为追求理想婚姻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推到了一个顶点。作者完成了这个人物的最后塑造，并把这个人物悲剧式的、充满诗意的性格又归复到了她非疯癫的时代。

昆塔顾不得手中没有武器，就向他们猛扑过去，用手指抓挖，用膝盖脑袋顶撞，一点也不觉得打在背上的棍子。对

方三个人同他扭在一起，当三个人的重量全压在他身上，一起翻在地上时，他觉得有个膝盖压在他的下背部，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张开嘴乱咬，牙齿象铁钳似的撕、咬对方的肉。他的发麻的手指抓到了一张脸，挖进一只眼睛中去，只听见那人痛极大叫，这时一根棍子又重重地落在昆塔的脑袋上。

阿历克斯·哈利《根》(陈尧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7月第一版166页

◀评析▶面对奴隶贩子的猝然进攻，赤手空拳的昆塔同他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用手指挖，用脑袋碰撞，用牙齿撕咬，拼命想挣脱那群将要夺走他自由的“白鬼子”和“黑奸”的围攻，他在暴力面前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强悍、凶猛的行动，鲜明地显示出了他的刚勇、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

反映人物内心世界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幘，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

蒋防《霍小玉传》，引自《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一版45—46页

◀评析▶李生会见霍小玉之前的一系列活动：“命家僮……假青骊驹、黄金勒”，又连夜“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准备是紧张的。“喜跃交并，通夕不寐”，激动得睡不着觉，天一亮又是“巾幘，引镜自照”，重新认真审查自己的仪表，举止是异常的。“徘徊”而又“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行动是矛盾的。作者通过对李生紧张、异常、矛盾的行动描写，反映了他欲见霍玉，欢喜而又耽心，畏缩不前却又急不可待的心情。这种心理状态是符合一个初陷情场、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特点的。

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

白行简《李娃传》，引自《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北京第一版74页

◀评析▶郑生初见李娃，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不知不

觉把马停下，呆立了许久，又似走非走地转来转去，舍不得离开。于是灵机一动，故意把马鞭子掉在地上，等仆人来到，捡起来，他借此争取时间，多看李娃几眼。了了几笔，写尽了郑生的神魂颠倒流连忘返之情之态，倾慕之容可掬。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了，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要差人去请李嬷嬷来。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天；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掐得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头放声大哭起来。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三版726—727页

◀评析▶ 爱情专一的贾宝玉，在他听了紫鹃试探性的玩话之后，竟信以为真了。应该怎样描写他的反应呢？作者以高超的手笔，根据贾宝玉的性格脉络，作了这一段逼真的行动描写。与其说贾宝玉犯了呆病，不如说是他在“急痛述心”之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是何等的深厚和真挚。

众人连忙收拾。谁知小春、婉如忽然不见，四处找寻，好不容易才从茅厕找了出来。原来二人却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象疯颠一般，只管大笑；见了众人，这才把笑止住。

李汝珍《镜花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498页

◀评析▶秦小春、林婉如得知考中才女后，躲到茅房里大笑一场。这一极度喜悦时的反常行动，正反映了她们对功名的狂热追求。这一描写与《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后疯颠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突然，院子里象打架似地闹起来。原来，刘子青和常飞拉着一个救生圈，正在拼命争夺。

小刘喊：“撒手！撒手！你怎么能把公家的救生圈塞在自己的床底下！”

常飞的裤筒被什么东西撕破了；头发披在眼睛上；脸蛋和下巴上全是泥，胸脯起伏，一口又一口地咽唾沫。他声音抖动地说：“我……我……我要用！”

小刘跺着脚说：“要去救人！要去救人！”

常飞咬紧牙关，只是呼哧呼哧喘气。他使尽全身力气，脚蹬在地上，身子向后仰着，双手拉住救生圈。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睛死死地盯住翻腾咆哮的洪水。目下，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一个救生圈就是一条命！

小刘说：“我的小老爷呀！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并不是队部。撒手！”他用力一拉，又松了手，常飞仰面朝天跌倒在又脏又黑的泥水中。救生圈摔到一边去了。小刘一蹦跳过去，拣起了救生圈；……

常飞从泥水里爬起来，顾不得擦去满脸五麻六道的黑

泥，象冲锋似地直追上来。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186页

◀评析▶在常飞这样自私自利的小人的心理，只有自己的命是值钱的，别人的危险他根本不顾。他在危险到来时藏起公家的救生圈，与别人争夺起来，“咬紧牙关”“使尽全身力气”“一口一口咽唾沫”，作者的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使一个自私自利胆小惜命的小人的丑恶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此刻，她（江姐）全身心充满了希望与幸福的感受，带着永恒的笑容，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镜子，在微光中，对着墙上的破镜，象平时一样从容地梳理她的头发。

……

江姐换上了蓝色的旗袍，又披起那件红色的绒线衣，她习惯地拍拍身上干净的衣服，再用手熨平旗袍的一些褶皱。

……

孙明霞擦着泪水，转过头去，为江姐收拾行装。江姐再次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回头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象准备去参加欢乐的聚会或者出席隆重的典礼似的。她轻轻走到“监狱之花”旁边。孩子静静地熟睡着。江姐凝望了她一阵，终于情不自禁地俯身在脸蛋上吻了一下。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523—524页

◀评析▶黎明就在前头，自己却要和大家永别了，这是多么不平常的时刻！可是江姐这时内心异常平静，没有激动，更没有恐惧和悲伤，她带着永恒的笑容，站起来，走到墙边，从容地理好头发，换上她被捕时穿的蓝色旗袍，披上红色绒衣，再用手熨平旗袍上的褶皱，象要去参加欢乐的聚会，还在屋里“试着走了几步”，最后，满含深情地吻别孩子

子。生死关头，江姐却异常镇静。从容的仪态，让读者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平易的举止，让读者看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斩草……除根！快给我杀……杀！”

疯狂而绝望的拳头，猛击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上，啪嚓一声，玻璃板碎了。碎片刺破手腕，徐鹏飞毫无感觉，犹自挥舞着带血的手，在办公室狂呼大喊。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602页

◀评析▶在解放大军的打击下，反动头子徐鹏飞如同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由不甘失败到绝望乃至最后变得疯狂。他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失去理性的动作，正是他彻底崩溃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春芳手里拿着年画，双膝跪在床上，小心翼翼地往墙上贴。……

春芳贴好年画，站下地，默默的看了好久，两腮上现出甜蜜的微笑。转身拿起鸡毛掸子，在床上掸了掸，探开腰，双手铺到床上，轻轻的，将被单上的皱纹，抹得平平。又打开原已迭好的被子，重新横迭成三迭，竖摆在床中间。退后几步，呆呆的站在那里端详了好半天，又走过去，把被子横过来，拿起枕头，压到被子上。

陈登科《风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142页

◀评析▶春芳对祝永康能住到自己家来，十分高兴，作者描写了她如何高兴地为祝永康收拾房间。她又生怕自己的布置不能令祝永康满意，因此，她横过来，竖过去，反复地叠被子，这些行动，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春芳对永康的爱慕之情。

(李自成)双目圆睁,怒不可遏,大步上前,也不说话,用力给双喜一个耳光,打得双喜趔趄两步,随即噗通跪在地上,不敢做声。他从双喜的手里夺过来马鞭子,扬起来正要往下打,张鼎也噗通跪下去,以自己的身子遮住双喜,并且说道:

“是我替双喜出的主意。我错了,你狠狠地抽我吧!”

闯王气得手颤,但鞭子打不下去。这两个小将在前几天的大战中舍死拼命,异常勇敢,如今双喜左臂上的箭伤还没痊愈,而两个小将又都因作战疲劳和吃不饱肚皮,瘦得眼眶变大面有菜色。他自来没有亲自打过他们,如今实在不忍心用鞭子抽。可是不责罚他们,如何能教训他们?他在张鼎的屁股上狠踢一脚。当他扬起鞭子准备往下抽时,李过赶快过来拉住了他的胳膊……

姚雪垠《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293页

◀评析▶李自成规定马匹一律留给伤号骑,可是为了照顾他,双喜却给他留下了一匹马。作为处在艰难境遇中的义军统帅,李自成怎能不生气?他举鞭要打,可是将士们刚刚经过一场恶战,饥病交加,体恤之情使他又不忍下手。但又想到,不给全军做出表率,又怎能度过眼前危局?为了起义大业,他又不得不下手……,作者通过这些行动的描写,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严于律己的农民革命领袖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又深刻地看到他的胸襟和气度。

……(越军的一个报话兵)看到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

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部队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碎，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象是过于疲劳，一下子睡着了。

徐怀中《西线轶事》，引自《小说月报》80年3期

▶评析▶刘毛妹平时不讲军容风纪，常常“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扇着风”，是个心灵上有创伤的人。但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下，他在与敌报话兵的残酷搏斗中，即使下巴被砸的粉碎，也不松开敌人。最为感人的是，临死之前，他不愿军容不整地告别自己为之献身的祖国，他戴正军帽，掖进长发，又扣好了风纪扣，这样认真地整理军容在他也许是第一次，主人公为国献身时庄严、神圣的感情就在这一行动中得以显现。

内当家心尖一抖，盯住那水烟袋。

走到门前，刘金贵停下了，抬起头，眯来松弛的眼皮，细细地看站在黑漆大门下的这个女人。他不自然地笑着，尴尬，怯生地摇摇头，表示不认识。蓦地，他那双浑浊的眸子里，闪出一道恐惧的光，手哆嗦了，水烟袋“咣啷”一声掉在地上。他痛苦地闭上了眼。他看到了他额角上的疤痕……

内当家嘴唇打颤，扶在门框上面的手指要抠进木头里去了！

谁也不说话。

突然，孩子群里谁喊了一声：“看罗！洋老头水烟袋都拿不稳罗！”别的孩子喊起来。随着，就是一阵哄然大笑。

内当家心理不知滴上一股什么滋味。她一咬牙，向孩子们挥挥手：“滚开，都滚开！……”

孩子们轰地跑散了，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看。不过，没人敢再胡喊乱闹了。

内当家走前几步，弯腰拾起水烟袋。还是那一支，只是添了几道手指磨下的印痕。年岁久了，钢铁也磨得损。人心呢？

刘金贵颤索索地伸出一只手：“秋兰姑娘么？我没认错人吧！能活着见到你，见到家，我真高兴，真高兴……”

内当家眼圈有些湿润。她用手指抹去烟袋上的泥尘，递到刘金贵眼前，朗声道：“他大伯，屋里坐，锁成有好烟哩。”

王润滋《内当家》，引自《小说月报》81年4期

◀评析▶对李秋兰来说，眼前的刘金贵往日仇人，今天却是客人，李秋兰又以当家人的开阔胸怀，抑制住往事引起的心情波动，她无声地一咬牙，赶走哄笑的孩子，拾起给她留下伤痕的烟袋，递给了刘金贵。这里，作者，并未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但透过人物行动，我们却看到了李秋兰复杂的感情和心理的变化：她对往事的触痛，对自己的克制，对往日刘金贵的记恨，对今日刘金贵的同情、谅解以及她那当家做主人的宽阔开朗的胸襟，都在她见到客人后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阿明最怕老鼠，一听说是老鼠公，身体缩成一团地挤在老人的怀里。不一会工夫，小孩子已经睡着了。老人轻

轻地把小孩子的脚摆直，同时轻轻地握着小巧的小脚丫子，再慢慢地摸上来，直摸到小鸡子的地方，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此刻，内心的那种喜悦是经过多么长远的酿造啊！那个时候，每年的雨季和浊水溪的洪水抢现在歪仔歪这地方的田园时，万万没想到今天，会有一个这么聪明可爱的孙子睡在身边，而他竟是男的。

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引自《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81页

◀评析▶一个极平常的行动：祖父青番公悉心照护睡熟的小孙子阿明。对于历经人世沧桑、在无数次洪水危害中幸存的青番公来说，没有什么比见到自己后代的新生更令他感到欣慰了。一系列“轻轻地”、“慢慢地”动作注满了老人深沉的爱。喜悦是由哀的，但微笑中也含有酸辛。

她显然在那里等候一个人；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发出轻微的悉嗦声，她立刻抬起头来，回顾一下；在纯净的阴影里，她那双象扁角鹿一般畏怯的明晃晃的大眼睛在我面前迅速地闪现了一下。她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发出轻微声音的地方，倾听了一会，叹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摸弄着花朵。她的眼睛红了，嘴唇痛苦地颤动了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这样经过了很多时间；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挥动着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什么东西发出声音来，她抖擻一下。这声音不停息，清楚起来，迫近起来，终于变成了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直了身子，仿佛胆怯了；她的凝神的眼光由于期望而战栗起来，闪耀起来。通过密密的树木，迅速地闪现出一个男

子的身影。她仔细一看，突然脸红了，欢乐而幸福地微笑着，想站起身来，又立刻低下了头，脸色苍白，神态慌张了，直到那人走近来站在她旁边了的时候，她才抬起颤抖的、近于恳愿的眼光来望着他。

屠格涅夫《幽会》引自《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评析▶热恋中的姑娘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情人，作者细致入微地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我们能从中看到姑娘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也能看到她对爱情生活的担忧，这样就把在伴随看痛苦的爱情中煎熬的姑娘的微妙心理揭示了出来。

她（叶琳娜）凭着开着的窗，注视着窗外的黑夜。许久许久，她凝望着那黑暗的、低沉的天空：于是，她站起来，摇摇头，把头发从脸旁甩到脑后，而同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的裸露的、冰冷的手臂伸出去，伸向天空；接着她把手臂垂下来，跪在床边，把脸偎在枕上；尽管在汹涌着的激情之前她极力想要抑制自己，但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燃烧似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从她的眼里流出来。

屠格涅夫《前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6页

◀评析▶黑暗腐败的现实使叶琳娜感到压抑、窒息，她无法抑制内心如火山喷发一样的情感，她苦苦地追求光明和希望，在茫茫的黑夜里探索人生的道路。作者在这儿用了象征性的手法，通过描写叶琳娜情不自禁地把手臂伸向漆黑夜空等行动，把叶琳娜内心的对新生活的急切向往突现出来，为成功塑造这个先进的俄罗斯新女性添了有力的一笔。

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

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

屠格涅夫《处女地》（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页

◀评析▶长长的《处女地》刚一开卷，便只见这两个“民粹派”的战士也不对视，也不搭话，各自只管默默地抽烟。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行动描写，自然地透露了一八六八年彼得堡那种沉闷而险恶的政治形势，暗示了“民粹派”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近乎恐怖的心理。

随后他下了决心伸手拿起他的帽子，朝房门走去……可是他又站住了，向后转过身子，进了玛利安娜的房间。他正在那儿待了一分钟，朝四周看了看，走到她那张窄小的床跟前，弯下身子，发出一声哽咽，把他的嘴唇压下去，不去亲枕头，却吻了床脚跟。……他马上又站起来——把帽子拉得遮上前额，跑出去了。

屠格涅夫《处女地》第二部第三十七章（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331页

◀评析▶“革命者”涅日达诺夫由于既承受不了沙皇黑暗现实的打击和压迫，又摆脱不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软弱的尾巴，以至于对他开始所笃信的“民粹派”的理想由怀疑、动摇到完全的绝望。作者在这儿较具体地描写了涅日达诺夫在走在自杀道路之前的一连串动作，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垂亡者复杂而不可言喻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玛利安娜的床前，他“不去亲枕头，却吻了床脚跟”这一动作，具有多么大的艺术感染力呵！它把作为“逃兵”的涅日达诺夫对于自身价

值的痛苦认识和玛利安娜至死不渝的爱情表现到了令人感泣的地步。

格沃兹吉科夫合上讲义，开始喝第五瓶。最后，等到喝完第五瓶和第六瓶，他却闷闷不乐，思索宇宙万物的渺小，特别是人类的渺小……他一面思考，一面信手拿起软木塞来，放在酒瓶口上，用两个手指头瞄准，竭力要把它弹出去，击中一个在他眼前闪烁的绿色小斑点。等到他用软木塞击中绿斑点，不料又有些黑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小斑点在他眼前东奔西跑。其中一个深红色斑点，带着碧绿的细钉，微笑着，直扑到他眼睛里来，喷出一股类似胶水的东西。……格沃兹吉科夫感到眼皮发粘，睁不开了。

契诃夫《虽然赴了约会，可是……》，引自《契诃夫文集》第一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60页

《评析》人物的这种滑稽可笑的小动作是在一种恍惚不清的醉态中进行的。作者描写的用意是为了暗示人物那空虚、忧郁的心境，为我们透视出了彼得堡中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一角——灰色而无聊。

现在索尼雅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儿：也是那么无可奈何地、那么恐惧地看了他一会儿，蓦地向前伸出左手，指头轻轻地抵住他的胸口，慢慢地从床上站起来，越来越避开他，目光越来越果定地看住他。她的恐惧忽然传染给他了：仿佛他脸上也露出那么恐惧的神色，仿佛他也那样看起她来，甚至差不多也带着那么稚气的微笑。

“你猜到了吗？”末了，他悄声问。

“天哪！”从她那胸膛里迸发出一阵可怕的号叫。她乏

力地倒在床上，脸埋入了枕头。但过了一会儿，她一骨碌坐了起来，倏地挨到了他身边，用她那纤细的指头抓住他的两手，把它们捏得紧紧的，宛若夹在老虎钳里一样；她又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的脸，仿佛粘住了似的。她在最后一次的绝望的一瞥中想看出，甚至想抓住最后的一线希望。但是毫无希望了；已经无可怀疑了；事情确实是如此！……

她霍地站了起来，绞着手，走到了屋子中央，她自己似乎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她很快就折回去了，又在他身边几乎肩挨肩地坐了下来。仿佛被扎了一下似的，她蓦地全身一怔，并且叫喊起来，她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他面前跪下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476页

◀评析▶索尼雅想不到杀人凶手正是自己的情人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故事犹如晴天霹雳，给她重重的一击，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强烈而突如其来的刺激，使她身不由己地做出一连串下意识的举动，这样就把逆来顺受的索尼雅的惊骇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合理地表现了出来。

他（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恼怒地稍微支起身子，觉得浑身乏力，骨头酸痛。户外大雾弥漫，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五点钟快到了；他睡过了头！他一骨碌爬下床来，穿上还湿的短上衣和外套。他在袋里摸到了手枪，拿了出来，摆正了底火；接着又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簿，用大写字母在惹人注目的标题页上写了几行大字。他念了一遍，就把臂肘支在桌上沉思起来。手枪和笔记簿都放在手肘旁边。几只睡醒了的苍蝇停在桌上一盘没有吃过的小牛肉上。他久久地看着苍蝇，末了，用那只空着的右手去捉一只苍蝇。他捉了

很久，弄得精疲力竭了，但怎么也没有捉到。他终于发觉自己在干这种好笑的事，他清醒了，不觉愣了一下，站了起来，毅然决然地离开屋子走了。一会儿后，他来到大街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595页

◀评析▶ 偌大年纪的斯维德里加洛夫仍本性不改，贪婪地追求女色，当他的企图象肥皂泡一样破灭后，他万分沮丧、懊恼，无聊得去捉一只苍蝇，直到精皮力竭为止，从这一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地主的行为有多么卑俗，内心是多么空虚。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忧郁地一再说道，用拐棍碰了碰那狗，可它还是照旧躺着。

拐棍从他手中掉了下来。他弯下身子，跪下去，用双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悄悄地在主人的脚旁死了，也许是由于衰老，但也许是由于饥饿。老人看了它一会儿，象是大吃了一惊，象是不明白阿佐尔卡怎么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轻轻地向他过去的奴仆和朋友俯下身去，把他苍白的脸贴在死狗的脸上。沉默了半晌。我们全部被感动了……末了，这个可怜的人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浑身哆嗦，象是得了寒热病。

……

白兰地拿来了。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他的手却在发抖，酒杯尚未沾唇，酒已泼掉一半，他一滴也没有喝便把酒杯送回托盘里了。接着他奇怪地，很不得体地微微一笑，加快了步子，颤颤巍巍地走出了糖果店……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1—13页

◀评析▶一条普通的狗——阿佐尔卡死了。而这阿佐尔卡正是老人那曾背叛他的女儿最心爱的狗。在孤独无望的日子里，老人便把对于女儿的感情全部转移到了狗的身上，所以狗的死对于老人来说不啻是沉重的打击。然而作者并没有让老人在这儿用语言倾诉他的内心感情，而是通过老人对于狗的那种一连串痉挛的、非理性的、意味深长的行动，深刻而细腻地揭示了老人那种哀伤、凄凉而绝望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条可以通到艾忒勒达的一个小山谷的下坡处工作。那一天早晨，我运气真好，得着了我所不可少的飘荡雾气。

有点东西竖在我的前面，仿佛一个幽灵，那是密斯哈列蒂。瞧见我，她想逃走。但是我叫唤她，高声叫着：“请你来，请您赶紧来，小姐，我有一小幅送给您的画。”

她走过来了，神情像是有点不很愿想。我举起了我的画稿给她看，她什么话也不说，但是静止地站着看了好些时，末后她陡然开始哭了。她带着许多神经性的抽掣哭着，如同一个人和眼泪经过长久的斗争，后来无法支持但是在放任之中仍旧一面抵抗似的。我连忙一下子站起来，自己也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悲伤的感动，于是我用一个突然的亲切动作，一个行动快于思想的法国人的真正动作，握住了她两只手。

她听凭那两只手在我的手里留着好几秒钟，而我呢，觉得那两只手如同被所有的神经扭着似地颤个不住。随后她陡然一下抽走了，或者竟不如说她陡然一下拔走了。

由于已经感到过，我认得那种颤抖了；而且也决不至于误会。哈！那种出自一个女性的爱情颤抖，无论她是十五岁或者五十岁，也无论她是富贵或者贫穷，它都能够很直接地钻入我的心，并且我也从来不待迟疑就能了解。

她整个可怜的身躯全发抖了，颤动了，几乎发晕了。我全知道。她走了，不等我有时间说出一个字，教我如同遇着一种奇迹似的大受惊骇，而且忧愁得如同我犯了一个大罪。

莫泊桑《密斯哈列蒂》，引自《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李青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51—52页

◀评析▶密斯哈列蒂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玫瑰色的现实生活展现在她面前时，她所顶礼膜拜的偶像便在心中渐渐解体了，开始热情地追求本来很早就可以属于她的爱情。但在教会的长期欺骗与麻醉下，她还不可能马上实现精神上的突变，与教会彻底决裂。本节生动描写了密斯哈列蒂与“我”见面时的情景，具体刻划了密斯哈列蒂既想以“我”身上寻找失去的爱情，但又不敢全抛一片心的矛盾心理。

他（勒萨白勒）一到家就说有一件急待办完的工作，于是跑到自己屋里躲起来。

迦诗兰这时候把两只手搁在他女儿的肩头上向她问：“你可是怀了妊，唔？”

她吞吞吐吐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到现在有两个月了。”

他不待她说完已经快活得跳起来……那种舞正是他往日军营生活的旧纪念。他抬起了他的腿子，虽然腆着大肚子却依然跳着，弄着整个一层楼都受了震荡。家具的动摇，玻璃杯子在柜里互相撞击，挂灯摇晃颤动，仿佛是船上的灯。

随后他抱着心爱的女儿，发狂似的吻着；随后用一种亲爱的样子轻轻地拍着她的肚子：“唉！这毕竟成功了！你可曾把这件事告诉了你的丈夫？”

她陡然有点害羞，喃喃地说：“没有，还没有告诉……”

我……我本来等着。”

但是迦诗兰高声说：“好，那好。于你不方便。等一会罢，我亲自去告诉他。”

于是他连忙跑到了他女婿那里。勒萨白勒什么事也不做，看见他来了就站起。但是他丈人不等他来得及认清楚是谁，就说，“您可知道您妻子怀了妊？”

那个发呆的丈夫举止失措了，并且双颊变成了绯红的。

“什么？怎样？珂拉？您说？”

“我说她怀了妊，你可听明白？这真是一种运气。”

于是他在快活心情里抓住了他的双手，紧握着，摇着，如同向他贺喜又向他道谢；他重复地说：“唉！这毕竟成功了。好！好！您想想吧，那笔财产属于我们了。”末了，他不能自持，把女婿搂在怀里。

他喊道：“一百多万，您想想吧，一百多万！”他又跳起舞来，随后忽然又说：“请您来吧！她正等着您：请您来拥抱她吧，至少！”于是拦腰一把抱住他，推着他向前走，把他当弹丸一般送到饭厅里，珂拉一直提心吊胆站在那儿静听。

她一下看见她丈夫进来，她的嗓子被一阵陡然起来的惊慌扼住了，她往后退了。他呢，面色发白，精神痛苦，对着她停住了脚步。他的神气仿佛是一个审判官，她是一个罪犯。末了他说：“你象是怀了妊？”

她用一种发抖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仿佛有这样一回事。”

但是迦诗兰挽住他夫妻二人的脖子，把他俩鼻子对鼻子地贴在一处，一面高声地说：“你们拥抱吧，见鬼！是很值得这样做的。”

他放松了他俩以后，一阵狂喜越出了范围使他高声说道：“这一局毕竟赢了！说吧，雷沃波尔，我们马上就到近郊去买一所房子。您在那儿，至少可以使体力复原。”

勒萨白勒却因为这个念头而浑身发抖了。他丈人接着说：“我们将来在那儿，可以邀请多史白夫先生和他的太太，并且副科长的末日就在眼前，您将来可以继任。那是一个进行的方法。”

迦诗兰谈着的时候，勒萨白勒竟象看见了那些事，他看见自己正在临水的漂亮白房子前面接待科长。他著的是一套白胶布上装，戴的是一顶巴拿马草帽。

莫泊桑《遗产》，引自《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34—135页

◀评析▶因为没有子嗣，迦诗兰一家将失去一百万的遗产。女婿勒萨白勒陷入“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窘境，丈人骂他是“阉鸡”，妻子珂拉自认找了这样的丈夫倒霉。为了在预定的期限内能得到一百万遗产，勒萨白勒无奈，只好忍辱负屈，任其妻子与同事马兹勾搭。这一节中作者描写了迦诗兰得知女儿终于怀孕后的那种得意忘形、如醉如狂的丑态，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诱惑下的道德堕落、伦常尽丧的齷齪现实。

这时那躺在地上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她也不叫喊一声，脸上带着极可怕的神色站起来，接着，就象一只野兽捕食一样，她扑到那刽子手的手上，把他咬住。这只是一闪电的工夫。那刽子手痛得直叫，大家跑过来。大家费力地把他流着血的手从那母亲的牙齿中间拖出来。她毫不作声。大家用劲把她一推，看见她的头沉重地碰到石板地上。人们把她

扶起来，她又倒下去了。原来她死了。

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40—641页

◀评析▶失散十多年的女儿(艾丝米哈尔达)刚刚回到母亲的怀抱，却又被刽子手送上了绞刑架，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残酷无比的打击，她哀求不灵，转而变怒。极度的愤怒可以使弱者变强，使顺受者奋起，唯有咬住这刽子手的“野兽捕食一样”的动作，才能渲泄母亲此时内心对于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极度仇恨、极度愤怒的强烈感情。

喝了点儿凉茶，随后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蓉娜坐过的那张椅子，搬进自己的房里。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角落里，随后伸起手来往鼻子上一拍，仿佛十分惊愕地说道：

“无聊！多么荒唐啊！”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40—41页

◀评析▶第一次相见，伊凡·伊立奇便对达莎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这种好感，作者是直接借用人物的那种殷勤的、彬彬有礼的、甚至于“无聊”“荒唐”的行动巧妙地表现出来的。这些行动是受着一种神秘而朦胧的力量所牵引着的，它所透露出来的内心隐情连人物自己都感到惊愕，不可理解。

他一接触到达莎的视线，马上鞠了一躬，随即转过身去，可是这一下他的帽子从手里掉下来了。他佝下身去拾，却跟一个坐在正厅座位上的胖女人碰了一下，于是他向她道歉，胀红脸，退后一步，却又踏着了一个美学杂志“文艺女神的合唱队”的编辑的脚趾。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一

◀评析▶这是伊凡·伊立奇与达莎第一次相识之后又一次的邂逅。作者在这儿所描写的是伊凡·伊立奇在这特殊的场景中可能的和必然的动作状态——心慌意乱、神不守舍。也即是说：语言不敢倾诉的感情，却叫动作无意间给泄漏了出来。这便是萌动在伊凡·伊立奇心中的初恋——难于言说的迷人的眸子、半吞半吐的隐情和心灵强烈跳动着的火苗。

谢敏突然站起来，用一种急促的动作紧了紧裤带，走到弟弟房间里。玛特梁娜仍然没做声，跟着他跑过去。他已经从墙上拿下了步枪。玛特梁娜用手臂钩住他的脖子，吊住他，把脑袋往后一仰，咬紧雪白的牙齿——她已僵在那儿了。谢敏想把她推开，可是推不掉。步枪掉在泥地上。谢敏往床上一倒，把脸埋在枕头里。玛特梁娜在他身边坐下去，急促地抚摸着丈夫那粗硬的头发。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07页

◀评析▶对于德军掠夺俄国资产、欺侮俄国农民的行径，曾当过水兵的谢敏实在坐不住了，打算去与他们拼个死活。这一段精彩的行动描写，细致入微地透露了谢敏愤恨不平、不甘受辱的心情，刻画了他刚直、纯朴、暴躁的性格，同时也反映了他妻子担心丈夫闯祸而竭力阻止的复杂心理。

他用两只手把袖子卷到胳膊上面，对着教堂画过十字，朝着钟行了一个礼，仿佛不是弯腰，却像是把胸膛扑在地上，两只长胳膊扬起放到身后，为了保持平衡把它们伸直。后来他又这样对着群众，朝四面鞠躬行礼，解下围裙，仔细地把它折叠起来，塞到一位穿着红上衣的长大女人手里。他一

声不响，慢腾腾地做着这一切，这一切举动他都做得很庄严。

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477页

◀评析▶他小心翼翼地做着祈祷时应该做的一切，生活的痛苦折磨使他害怕任何微小的差错都会带来巨大的不幸，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又使他更寄希望于上帝。这段描写把一个贫穷的庄稼汉、虔诚的教徒的内心活动和盘托出了。

他(沙布洛夫)站起身来，走到小灯跟前，拿起桌上的镜子，照了一照。“今天还可以不刮脸”，他想道。……他把镜子搁到桌上时，失手落地，跌得粉碎。他拾起那块最大的，还可以照脸的镜片，放到桌子上。

西蒙诺夫《日日夜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137页

◀评析▶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红军指挥员沙布洛夫仍不忘持镜修饰自己的仪表，不忘在野兽般的敌人面前保持自己民族的尊严。在不慎失手把镜子摔破后，他又“拾起那块最大的，还可以照脸的镜片，放到桌子上。”在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特定环境中，这一举动充分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爱生活爱美的崇高精神世界。

罗杰·西木巴正在整理他的画室；他作得很鲁莽，打破了一只碗，颜料沾污了长沙发，然后，把一只短袜浸在松脂油里面，他猛烈地用劲揩拭家具，扫除那只长沙发下面的尘垢。这长沙发是这房里的唯一陈设，此外就只有狼籍着零碎废物的一张非常之高的桌子，和一个凳子。他的画布、画架，以及挂在一个钉子上的旧衣服，全部盖着一层厚尘灰。为

了某种理由西木巴小心地吹掉长沙发上的一丝羽毛，突然大笑起来。真滑稽——好象那古老的喜剧里的艺术家，正在等候公主驾临……

爱伦堡《暴风雨》上册(罗稷南译)，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96页

◀评析▶从罗杰·西木巴的这种时而鲁莽，时而小心翼翼的，极不协调的动作中，可以依稀窥见蛰伏于他心灵里的那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十分微妙的感情——迟到的爱的觉醒。

马都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叔克立刻明白他的失言。格外客气，他回转到贝特的控诉，预约采取措施，声言在目前战争中德法两国将要是同盟国，再三重复说：“我们将要同甘共苦。”

然而，这会谈终于留给贝特一种可厌的后味。这一夜是苦闷的，他头痛。他在他的家宅的那些空旷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个长时间。他终于畏怯地敲敲马都的门。她不回答。他推开门。马都坐在挨近窗子的椅子上。他叫她，但是她不理。他小心地走到她面前，说：“你必须原谅我。”他想要吻她的手。她缩回她的手，轻声低语：

“不要动我……我恐怕我会杀掉你……”

爱伦堡《暴风雨》(罗稷南海)，时代出版社1953年301页

◀评析▶马都——这个坚定的反法西斯女战士，在这里是以她那默默的、充满轻蔑和反抗的行动来表现她内心里对于纳粹分子叔克的仇视和对其丈夫的厌恶。而她丈夫那种犹疑不定的动作，也流露了他内心的苦闷和不祥的预测：即在妻子与法西斯之间，他很快就要失去妻子。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地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47

页

◀评析▶克利斯朵夫的交响乐演奏被人破坏后，愤怒之余，“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但是，大自然的美，生命的可爱及时唤醒了他。于是他拥抱大树，扑向大地，无声地表达他那奋发向上、永远进取的信念，尽情地敞开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的胸怀。

也许是由于愤怒，也许是不想再听他说了，路易莎抓起那瓶香槟酒，出了门向海滩走去。前面又黑又冷，可她还是一直走到水边。她手剥着瓶口的金属丝和锡箔，眼睛却望着隐约可见的白茫茫的浪花。软木塞一下飞到海水里去了。她举着瓶子望嘴里倒，等到放下瓶子，就禁不住哭起来了。她在海滩上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身上沾得很湿了，人也觉得很冷了。

皮尔斯·保罗·生德《教授的女儿》，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46页

◀评析▶新婚燕尔之夜，路易莎便因与丈夫感情破裂而怀着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抓起酒瓶离开了洞房。形单影只地徘徊于海边，毫不节制地举瓶直饮，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充分，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女性内心的苦痛和孤寂呢？

姑娘在房里踱来踱去，揉着冻僵了的手指，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她时时停下脚步，久久地凝望着蒙上一层冰雪的灰暗的窗户。然后，她又继续踱着，做着各种手势，有时扑到枕头上，咬着枕头，想把抑制不住的痛哭声压下去。泪水渐渐浸透了枕套。

埃拉菲摩维支《布满十字架的山岗》(袁因译)，引自《苏联文学》81年第一期89页

◀评析▶这是个忠于爱情，且又异常勇敢的姑娘，为着找寻她那被囚禁的情人，她不惜抛开一切享乐，只身冒险来到了荒远的流放地，可是咫尺天涯，有情人不能相亲。作者在这儿用了哑剧的处理方法，把人物的种种忧伤、悲愤和强烈克制的情感都毫无保留地融进了每一个剜心的动作里，为我们揭开了人物内心的那个痛苦万分的感情世界。

小胡安开始喊起来，他绞动自己的双手，哀求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他从地窖这头跑到那头，把胳膊向上举，然后倒在草垫上，抽泣起来。

萨特《墙》，引自《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一期

◀评析▶死神正在无情地逼近胆小怯懦的小胡安。以上这些失却理智控制的行动，淋漓尽致地透露出小胡安在死亡前那种完全失望、极度恐惧的变态心理。

突出作品主题思想

接着，有个黑须官人，手拿一匹白缎，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上，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边狠缠，一面密缝，……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

李汝珍《镜花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236页

◀评析▶ “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迫害形式，尤其是夫权在妇女身上的体现。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把缠足加诸男子身上。这一段就是描写一个海外的女儿国的黑须宫人为林之洋缠足的经过。我们通过作者不厌其烦的描写，深感缠足的残酷和不人道，作者的深意正是在于借此评击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的罪行，表达反对男尊女卑的思想。

（那巡捕）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

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919页

◀评析▶假如说文制台第一次打骂巡捕可以归结为他专横跋扈的话，那么他第二次打骂巡捕的理由就十分荒谬可笑了，完全是一种惧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在作怪。读者读到此，无不心头火起，愤慨不已。堂堂一个制台对洋人尚且如此，足见整个晚清官场是何等的腐朽堕落。全书的主题于此可见。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象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

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北京第二版168页

◀评析▶这是祥子雨中拉车的一个镜头。此刻的祥子，伶仃孤苦，孑然一身。暴雨的狂虐，道路的迷茫，更加深了祥子凄怆的感受。“半死半活”的形体，“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的吃力拉车情景，使人如见其人，如历其境。旧社会人力车夫的凄苦命运和非人生活从祥子的艰难的步履上都得到集中的反映。

——这也是东洋货，那也是东洋货，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象理发时候颈脖子上沾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躁起来了。正也是为了这东洋货问题，她在学校里给人笑骂，她回家来没好气。她一手推开了又挨到她身边来的小花，跳起来就剥下那件新制的翠绿色假毛葛驼绒旗袍来，拎在手里抖了几下，叹一口气。据说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驼绒都是东洋来的。她撩开这件驼绒旗袍，从床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来，赌气似的扭开了箱子盖，把箱子底朝天向床上一撒，花花绿绿的衣服和杂用品就滚满了一床。小花吃了一惊，噗的跳下床去，转一个身，却又跳在一张椅子上蹲着望住它的女主人。

茅盾《林家铺子》，引自《短篇小说选》(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36—37页

◀评析▶小说开头借林小姐的烦躁的举动提出抵制日货的问题。暗示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时代特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将中国农村经济推入破产的境地，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溃。而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正在觉醒，开展了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

林家铺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自己风雨飘摇的商业生涯

拍达！吴荪甫掷听筒在桌子上，退一步，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只是喘气。不料竹斋又是这一手！大事却坏在他手里！那么，昨天晚上对他开诚布公那番话，把市场上虚虚实实的内情都告诉了他的那番话，岂不是成了开门揖盗么？——“咳！众叛亲离！我，吴荪甫，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人了！”只是这一个意思在吴荪甫心上猛捶。他蓦地一声狞笑，跳起来抢到书桌边，一手拉开了抽屉，抓出一枝手枪来，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的脸色黑里透紫，他的眼珠就像要爆出来似的。

窗风是狂风怒吼，斜脚雨打那窗上的玻璃，达达达地。可是那手枪没有放射。吴荪甫长叹一声，身体落在那转轮椅子里，手枪掉在地下。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568—569页

◆评析◆ 开卷时，坚毅果断、刚愎自用、颇有魄力的吴荪甫，在“三条火线”的夹击下，在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直接侵袭下，至卷末竟落到抓起手枪几欲自杀的困境。这一举动正暗示出吴荪甫的悲剧命运。而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化身的吴荪甫的悲剧命运则充分地揭示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尽管雄心勃勃、纵横捭阖，使出全身解数也终难逃脱失败的历史结局。它形象地说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工业是不可能得到自身发展的，而中国也是难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突然——老包象醒了过来似的，瞧瞧所有的脸子。他要起来又坐下去，接着又颤着站起来。他紧瞧着训育主人，瞧

呀瞧的就猛地往前面一扑，没命地拖着训育主任的膀子，嚷着嗓子叫：

“包国维开除了！包国维开除了！……还要钱！还要钱！我哪里去找钱呢！我……我我我……我们包国维开除了！我们包国维……”

几个人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他没命地喘着气。两只抖索着的手抓着拳，一会儿又放开。嘴张得大大的，一个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脑袋微微地动着，他瞧见别人的脑袋也都在这么动着。他觉得有个什么重东西在他身上滚着。他眼泪忽然线似地滚了下来，他赶紧拿手遮住眼睛。

张天翼《包氏父子》，引自《张天翼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59页

◀评析▶老包本人目不识丁，家境一贫如洗。他在一家公馆里当听差。他唯一的指望是儿子有一天出人头地，他能坐享清福。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忍辱负重，背了一身债务。而老包的悲剧偏偏就在这里：他为了儿子的求学，献出了一切，儿子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倒染上了旧社会的种种恶习：爱虚荣，胡厮混，耍流氓，寡廉鲜耻，不学无文，最后因打架斗殴而被校方开除。这是老包在讨债人的跟逐下，前往学校得知事情原委后的一段描写，儿子的被开除，不啻是折断老包赖以生活的唯一的精神支柱，现在还要赔偿医药费，无疑是对处在生活悬崖上的他又猛抽了一鞭，他彻底崩溃了，绝望了。作家以辛辣的笔触从生活的一角写尽了世态，揭露了金钱、地位对人的命运的捉弄。

这天下午，高起海忽然不见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百丈溪村，偷偷地蹲在杨红桃院后的河岸下面，一会儿，那

群鸭子摇摇摆摆地来了，他嘴里低低地叫着，等鸭群下了河，他非常巧妙地抓住两只最肥的，鸭子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就被他装在自行车车袋里，又在河边用两张一角钱的新票，骗买了一个光屁股小男孩的三只野鸭，于是他跨上车，过了河，顺着公路奔县城去了。

高金海进了城，已经是万家灯火了。他到食品公司买了两瓶杏花村汾酒，马不停蹄，就急忙到城东南角的副县长张震武家去了。

刘绍棠《田野落霞》，引自《刘绍棠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113—114页

◀评析▶高金海何许人？作者没有评论，但看他捉鸭的伎俩，骗买的行径，以及“马不停蹄”“急忙”奔往到县长家去的情景，就知道这是革命队伍中的蛀虫，人民干部中的败类。作品对不正之风的揭露通过人物活鲜鲜的行动表现出来了。

许云峰不屑一顾地看了敌人一眼，接着又坦然地笑着：
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

一句话提醒了成岗，他精神一振，竟忘了周身的创痛，拖着脚上的铁镣，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逼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象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行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默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样的字，立刻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

我的“自白书”

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也无法抑制那火一样的感情，他率性扔开了笔，冲着

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173页

▶评析▶敌人想用毒刑拷打来迫使成岗开口说话，可成岗开口向敌人宣读的却是“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那样气壮山河的“我的自白书”。当我们看到成岗拖着脚镣，伸出流血的手，饱蘸笔墨，慷慨挥笔，又扔开毛笔，面对妖魔高声朗诵时，难道不为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和浩然正气所深深地感动？

……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一针一线的在缝他衣肩上的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线的缝。

茹志鹃《百合花》，引自《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63页

▶评析▶通讯员死了，可是新媳妇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样。她还是一针一线地为他缝那个生前没有来得及缝好的破洞，而且是“细细地、密密的缝”。她还当他是活着一样。作者抓住这一感人的行动，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血肉之情，反过来，又让我们看到子弟兵百战百胜的伟大的根源之所在。

再一星期就到解雇的日子，粗树伯认为可能他命不该绝，总是找不到机会，他已死了这条殉职的心了。

垃圾车在高级宿舍区的大路拖着走，后面“唧、唧”急响着汽车的喇叭声，他回头一看，是公司的轿车。匆匆往右边闪开。垃圾车的右轮冲上路边堆放一堆正在建筑楼房用的石子，车身往左边倾斜，他灵机一动，顺倾斜之势把车子用力一扳，人和车翻倒在路中。随即“碰”一声，连续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急刹车，垃圾车被撞到水沟里，一轮在水沟上半倾倒着，垃圾迸散满地。轿车的前后轮碾过粗树伯的肚子。

司机和总工程师奔下车把粗树伯从车底拉出来。粗树伯不省人事，肠肚迸出肚子外，地上溅散着血和屎尿，两只脚一踢一踢地挣扎着。

总工程师和司机把他抬进车座，撕下座套捆扎他的肚子。

“开往市立医院！快！”总工程师急促地喘息。

车子飞驰到半途，粗树伯在总工程师的怀中苏醒过来。

“总，总工程师……垃、圾、垃圾汽车，快要进、进厂使用，哦……我……我看不到。”

“我一定叫医生给你治好。”

粗树伯感激地看着总工程师暗想：你再一年就能拿到五十多万的退休金，但你不要，将辞职另就高位；而我是甘愿把三十年的生命以临时工的廉价工资卖给公司，且年老，空空而去，想要拿公司五六万元抚恤金养活年迈的父亲而借故殉职……

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成功的一次。粗树伯在逐渐昏迷中绽开一丝痛苦的微笑。

◀评析▶六十五岁的扫垃圾的临时工粗树伯为公司劳累了三十余年仍不能转为正式工。面对着被解雇而无钱养活九十几岁的老父这一现实，他决心借故殉职以换取抚恤金养活父亲，终于在被解雇的前夕用生命完成了这一行动：连人带垃圾车撞到公司总工程师的轿车下。粗树伯的这一行动是台湾下层人民血泪生活写照，也是对台湾社会制度罪恶的有力控诉。

冉阿让的肘倚在床头的圆球上，手托着额头，望着那躺着不动的芳汀。他这样待着、凝神、静默，他所想的自然不是这人世间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仅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的颜色，这样默念了一会过后，他俯身到芳汀的耳边，细声向她说话。

.....

冉阿让两手捧着芳汀的头，好象慈母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它端正在枕头上，又把她衬衣的带子结好，把她的头发塞进帽子。做完了这些事，他又闭上了他的眼睛。

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译学出版社1959年版350—361页

◀评析▶善良的冉阿让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悲惨世界攫取芳汀的生命。他此时的心情，无异于一个慈母目睹着兽类吞噬自己孩儿时的心情。作者在这里通过描写冉阿让那些无声的行动，愤怒地喊出了对悲惨世界的抗议，发出了拯救贫弱的人道主义的呼吁。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门呀的一声开了，前半個伊凡

• 尼基福罗维奇挤进了法庭，后半部却还留在候审室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出现，——并且还是出现在法院里——仿佛是非常奇突的，所以法官不由得叫了起来；录事中断了诵读。一个穿着粗毛布的类似常礼服一类衣服的办事员把笔头衔在嘴里，另外一个吞下了一只苍蝇。一个兼任传达和庭丁职务的残废兵，一直站在门口，搔着他那件肮脏的衬衫，肩上钉着一块肩章，连他也张开嘴，踩了什么人一脚。

“哪一阵风把您吹来的！怎么样？身体好呢，伊凡·尼基福罗维奇？”

可是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半死不活地在挣扎着，因为他嵌在门当中，不能跨前一步，也不能退后一步。法官向候审室大叫，指望那儿有人从背后把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推到法庭里来，结果也是徒然。候审室里只有一个打官司的老奶奶，尽管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使足了劲儿，也丝毫无济于事。这时就有一个厚嘴唇，宽肩膀，大鼻子，斜视并且醉眼陶然，袖拐处破了一大块的办事员走近前半部伊凡·尼基福罗维奇，象对付孩子似的把他的手交叉地叠在一起，又向年老的残废兵挤挤眼睛，那残废兵用膝盖往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的肚子上一磕，尽管他痛得哇哇直叫，却被挤回到候审室里去了。然后拔掉门闩。这当口，办事员和他的助手残废兵，由于拼命出力的缘故，呼吸之间发出这样一股强烈的味道，使这间法庭暂时变成了酒店。

说果戈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故事》，引自《果戈理小选》（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39—40页

◀评析▶作者用他那幽默的，漫画式的笔描写了几个人物的行动，而且都是围绕“前半部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挤进了法庭，后半部却还留在候审室里”这一蠢笨无比的行动而

一一展现的。由此，作者尽情地嘲笑了俄国中上层社会那种傻瓜似的丑陋、痴呆和缺陷，令读者忍俊不禁。因为它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很好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揭露俄国现实社会的病根和缺陷，鞭笞沙皇封建农奴制的荒唐和不合理。

盖拉新跟店里的人很熟，他们都懂他的手势。他叫了一份带肉的白菜汤，就坐下来，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木木站在他的椅子旁边，用“她”那对聪明的眼睛安静地望着他。“她”身上的毛在发亮；看得出“她”是最近让人梳洗过的。盖拉新叫的白菜汤端上来了。他撕碎面包放在汤里，又把肉切成小块，然后把汤盆放在地上，木木照平常那样文雅地吃着，“她”的嘴只轻轻地挨到“她”吃的东西；盖拉新把“她”看了许久；两颗大的眼泪突然从他的眼睛里落下来：一颗落在狗的倾斜的额上，另一颗落在白菜汤里面。他拿自己的手遮了脸。木木吃了半盆，就走开了，还舐舐自己的嘴唇。盖拉新站起来，付了汤钱，走出去了，茶房用了带点疑虑的眼光望着他出去。

盖拉新不忙不慌地走着，仍然用绳子牵着木木；他走到街角，就站住了，好象在思想什么心事似的，接着他忽然迈着急步子朝克里米亚浅滩对直走去。在路上他走进一所宅子的院子，那儿正在修建厢房，他从那儿拿走两块砖挟在胳膊底下。到了克里米亚浅滩，他又拐弯儿顺着岸边走去，他走到一个地方，那儿有两只带桨的小船拴在桩上（他以前就注意到了），他带着木木一块儿跳到一只小船上面。一个瘸腿的小老头儿从菜园角一间小屋里出来，在后面叫他。可是盖拉新只点点头，那么使劲摇起桨来，虽说是逆流，但一会儿

的功夫他就冲到一百沙绳以外去了。……

可是盖拉新一直朝前划着。莫斯科已经落在他的后面了。两边岸上展开了一片草地、菜园、田地、林子，农家小屋也出现了。农村的气息也闻到了。他丢开桨朝着木木俯下头去，木木正坐在他前面一块干的坐板上（船底积满了水），动也不动一下，他把他那两只力气很大的手交叉地在“她”的背上，在这时候，浪渐渐地把小船朝城市的方向冲回去。后来盖拉新很快地挺起身子，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了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她”。……“她”信任地而且没有一点恐惧地回看着他，轻轻地摇着尾巴。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

屠格涅夫《木木》，引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8—90页

◀评析▶ 善良而倔强的哑农奴盖拉新就要与他在贫贱孤苦的、没有声音的生活中相依为命的木木诀别了，而且因为女主人冷酷而决绝的命令，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去把木木淹死。此时此刻，盖拉新的内心世界该是怎样的呢——对木木的柔情、哀怜和留恋，对残忍的女主人的仇恨、诅咒和愤怒。这种种复杂的感情象野兽般地撕扯着他的心。作者笔下的是个哑叭，然而我们还是清楚地看到了盖拉新内心世界的一切，因为作者并不曾忘记人物行动的妙用，他象是在带着我们紧紧地跟踪着盖拉新那一连串叫人伤心落泪的行动，一步步地走进盖拉新的内心世界：他怎样领着木木进了饮食店里，怎样呆呆地陪着他的木木吃完那“最后的晚餐”，怎样在街角伫立，又“忽然迈着快步子朝克里米亚浅滩对直走去”。怎样象疯子一般地逆流摇船。又怎样在河心“最后一次

看‘她’……掉开头，眯着眼睛”。……就这样，当我们沉痛地从盖拉新的内心世界走出来的时候，难道在心灵上还不能受到强烈的震撼吗？！读者还不禁要想，盖拉新是那样地为女主人做牛当马，辛苦劳碌，难道女主人连盖拉新唯一相亲的一条狗都不允许它存在吗？！这条狗——木木，对于盖拉新来说，就是他心灵中的世界，失去木木，对于盖拉新来说，就象失去他唯一心爱的人一样……尽管如此，女主人还是执意不叫木木生存下去。这分明是对农奴盖拉新心灵的戕害。作家深沉的笔触就这样通过一条狗的悲惨命运，无情地鞭挞了那个充满罪恶的贵族农奴制度！

整整两个夜晚，菲丽希特没有离开维尔倚妮一步。她老是念那一段经，把圣水洒在被单上面，又回来坐下眼睁睁瞧着尸体……。她吻着她的眼，吻了又吻；……她给维尔倚妮梳洗齐整，裹上寿被，放进棺材里面，再打开她的头发戴好花冠。维尔倚妮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菲丽希特剪下大大一绺，分出一半掖在自己胸口，她决意永生永世保存它。

弗洛贝尔《一颗纯朴的心》，引自《外国短篇小说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61页

◀评析▶作者深情地描写了仆人菲丽希特对东家女儿维尔倚妮尸体的爱护和整饰，特别是描写菲丽希特精心保存维边倚妮一绺头发这个行动，更把仆人仁慈善良内的心世界表现出来，从而也显示了作者的人生观。

他有很多机会结交和看见年轻的姑娘们，因为他实习期满后就到伯母的布店工作，他是未来的继承人。每天每日都有小姑娘、女学生、年轻的姑娘和老小姐、女仆和妇女们来

来往往，挑选花边或刺绣品，有的夸奖有的挑剔，有的讨价还价，有的买好货物又转回来调换。安德雷斯对她们个个都殷勤接待，他不停地开关抽屉，上上下下爬高梯，一会儿打开布匹，一会儿折叠包装，一会儿又填写订单，通知价格，每个星期他都要爱上一个不同的女顾客。他红着脸夸奖自己的花边与毛料，用颤抖的手填写账单，当年轻漂亮的小姐傲慢地走出店铺时，他手扶门框，心里别别跳动，口里念叨着：请下次再来光顾。

为了讨好取悦他所爱慕的美女们，安德雷斯开始注意自己的修饰和举止风度。每天早晨都小心地梳理他那明亮的金发，衣服与衬衫总是十分干净，焦急地盼望他那迟迟出现的胡子生长茂密。他学会了一套接待顾客的高贵姿态，学会递送货物时把左手放在柜台上，一条腿微微弯曲，只用一条腿支撑着身体，就连笑容也大有讲究，他的微笑已能焕发出内心幸福的光辉。此外他还经常收集美妙的新词汇，大都是些副词，但他尽量使它们听来新鲜而有意义。他自幼不善辞令，羞于张嘴，从来很少讲出主语、宾语都很齐全的句子，于是使用这种特别的语句来加以补救，他习惯于谈些毫无意义和听不懂的话，企图冒充自己善于辞令。

黑塞《婚约》(张佛芬译)，引自《外国文艺》1980年第三期19—20页

◀评析▶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触，对十七岁的安德雷斯·翁格尔特初临布店的一系列媚举进行维妙维肖的描写，如他的殷勤待客，他的注意修饰、讲究风度，他的推敲接洽生意的语言等等，都是为了取得女人的注目与青睐，意想着从熙来攘往的女顾客中寻觅到一个可以与自己订下婚约的人。作者通过对安德雷斯·翁格尔特行动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瑞士小镇的生活面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出出资

本主义社会在财产、婚姻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他（查理）看到了那枚银币。一半在一滩水里，一半在水门汀的沟底上，——一个很难下手的目标。他的紧闭的嘴唇上带着微笑，他绳头儿绕了好几道，打了结，于是把橡胶缠在结上，又把底面弄得宽宽的，平平的。绳的另一端绕在手腕上，打了个活结，免得脱落，然后把橡胶放进嘴里，最后湿了一下，这才小心翼翼地放到沟底去。

他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竟没有注意到有人从他背后走过来。那人身材瘦小，衣服破烂，年约四十五岁。他的瘦脸给风吹得表面发红，但下面却是一层紫灰色。

……

那人站了起来，他往四下迅速地扫了一眼，一个人都没有。他后退了几步，解开了他的大衣。他的上衣里面，有四根用皮带系牢的，削细了的竿子，各有三英尺长，每根的一端都配有一个橡皮套，可以和另一根连接起来。他熟练地把它们接上。最末一根的尖端有一个小小的橡皮吸盘。他走上前去，很利落地把竿子的末端插入铁格子，然后跪下去，把竿子伸到沟底去：“我让你看看，一个行家是怎样干的，”他若无其事地说。他说话时把眼睛避开，不去看查理的脸。

“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用一块胶油连锄子都能粘得上来。不过如果你发现零钱时，用吸盘……。”

“怎什回事？”查理气得叫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来让你看看，一个行家是怎样干的，孩子。”

“滚开！”查理右手猛拖那人的手臂。“滚开！”

那人把他挡开，一面哑声地笑，笑得很无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弄不上来，”他说。“何必留给别人来捡呢？”

我弄不上来才怪！”查理喊道。“你别管，那钱是我的。请吧，老爷。”

“我给你五分钱，那人说。

查理下决心把绳子拉了上来，塞到口袋里。然后，站起来，走到那人背后，照他的后腰猛踢一脚。那人痛姐叫来。查理立刻退了十来英尺路。

.....

那人追他，可是查理比他灵活一倍，两人之间始终隔着一堆雪。一会儿那人就停下了，张着嘴，一只手按着发喘的胸口。他连一句话也没有哼，回到铁格子跟前，蹲下，把竿子又放了下去。

查理快气疯了，他改变了攻击的方式。他拐了个弯儿，从后面跑了过来，扔出一把碎冰打在那人的后脑勺上。那人的身体打了一个冷战，但没有转过头来。他正在提起竿子，要从另外一个格子眼里插进去。查理又一次冲过来，这次他决定用脚踢。那人一面骂着，一面跳起来迎上去，就在查理吓得要转身逃走的时候，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拖了过来，查理的两只胳膊都被那人捉住了。竿子横躺在他们中间的铁格子上。

.....

查理用力挣，挣脱了身，同时还在那人脚上踩了一下，才跑到雪堆背后那个安全地方，那人站在那里，呆望着他，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好吧，”他说“你不让我捡，我捡不到手。我不让你捡，你也捡不到手，我们两个都落了

空，天快黑啦，我和你平分吧，我给你两角五。”

“不干。”查理叫道。“那钱是我的！”他气得浑身发抖。

.....

“老天爷，钱是你找着的，我承认，”那人说。“不过我有吸盘。我能把钱弄上来，给咱们俩。”

“不干。”

“老天爷，我总得分一些啊！”那人叫道，声音都给羞愧和痛苦弄涩了。“这就是我的职业，孩子。我干的就是这一行。你还不明白么？我跑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有找到。你总要分点给我，总要分点嘛！”

“不分！”

那人摊开了两只手。“噢，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他绝望地喊道。“如果你大十岁的话，你就会明白了。你以为我喜欢干吗？要是你小十岁，我就能跟你谈谈。你就会明白。”

查理的嘴唇闭得紧紧的，冻得发青斑的白脸上满是怒容。“要是我大十岁的话，我就会把你的脸打扁，”他说。

那人痛苦地躬下腰去，捡起竿子。他手按着后腰，脚微跛着走了开去，不禁哭了起来。

查理站在那里高兴得发抖，他的脸却变得象石头一样硬。

天已经黑了。

艾伯特·马尔兹《暮国黄昏》(荒梵译)，引自《美国短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一版386—390页

◀评析▶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更处于一种千方百计挣扎求生的极度紧张状态中。马尔

兹透过一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兽国黄昏的小事件——一个四十岁的大人和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为五角钱，进行了一场你争我夺的野兽般地搏斗，用严峻的笔调，细致的描摹，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灾难，并由此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交代人物身分地位

刘老老……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刘老老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三版70页

◀评析▶本段通过刘老老在荣国府大门前的一系列动作，如“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溜到角门前”、“只得蹭上来”等，逼真地刻画了刘老老当时胆怯的窘态。在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的鲜明揭示中，不难看到刘老老的卑下的身份。

那凤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慢慢的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几拜，问姑奶奶安。刘姐忙说：“周姐姐，搀着不拜罢。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儿，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老老了。”凤姐点点头……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三版75页

◀评析▶这里写了凤姐拨灰的神情动作，忙欲起身、犹未起身的倨傲态度以及满面春风式的虚伪客套，再加上拘谨恭谦的刘老老作陪衬，活画出贾府这位管事奶奶的威势与地位。

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他全身象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象一条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得他透不出气，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打出这个嗝，他继续往前奔走，往前冲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象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全身摇动着抵御。这一身汗！等到放下车，直一直腰，吐出一口长气，抹去嘴角的黄沙，他觉得他是无敌的；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面前扫过去，他点点头。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北京第二版72—73页

◀评析▶这一节细致地刻划了祥子逆风拉车的行动，交待出祥子人力车夫的身份。表现出涉世未久力大无比的样子的蓬勃生气和对生活的希望。同时也暗示出祥子未来的生活也如逆风拉车一样：步步吃力，步步艰辛。

天亮一醒来，他俩就谈着今天吃什么，他俩不愿意起床。

白玉似的虱子在他们身上忙着。新娘消遣地撮起一个两个来，用左手大拇指和右手指甲轧死它，就清脆地发出一声响——剥！接着她就四面瞧瞧；她很中意这间高大的洞房。

眼睛瞟到上面：天花板上爬着两个大蚂蚁在找着什么，她拿手指去抹死它们，就有几小片潮湿的黄泥落在他们脸上。

新郎左手攀着她的肩，右手食指放到舌尖上蘸蘸唾味，在她脖子上擦着：把黑垢搓成一粒粒丸药似的，搓成一根根油条似的，散乱地滚下来。

张天翼《蜜月生活》，引自《短篇小说选》(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93页

◀评析▶蜜月生活应该是甜美、幸福的。但新郎与新娘却躺在土洞里不吃不喝，谈话成了止渴的青梅，充饥的画饼。作品又通过新娘捉虱抹蚂蚁，新郎搓黑垢的细节描写，进一步揭示出新郎新娘的身份：原来是一对流浪儿！作者不动声色，却在喜剧的氛围中写尽乞丐生活的辛醉和血泪。

“好，好，带了去罢，带了去罢！”

林先生终于斗气似的说，声音有点哽咽。他跑到账台里，把上下午卖得的钱归并起来，又从腰包里掏出一个双毫，这才凑成了八块大洋，十角小洋，四十个铜子，交付了朱三太。当他看见那老婆子把这些银洋铜子郑重地数了又数，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蓝布手巾上包了起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异想天开地打算拉回几文来；他勉强笑着说：

“三阿太，你这蓝布手巾太旧了，买一块老牌麻纱白手帕去罢？我们有上好的洗脸手巾、肥皂，买一点儿去新年里用罢。价钱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连连摇手说，把折子藏在衣袋里，捧着她的蓝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茅盾《林家铺子》，引自《短篇小说选》(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评析▶这是朱三太讨利息，林先生还利息的一个镜头。林先生将大洋、小洋、铜子、双毫拼凑起来，可见已到了生意凋敝、濒临倒闭的边缘。为支撑门面，取信与人，不得不如此。直到异想天开地打算拉回几文，手段高明、不放过一个生意对象的林先生也就暴露了其小商人的身份。而靠利息过活的朱三太，读者从她那“抖抖簌簌”的举动中，也鲜明地看到了她生活的节俭和醉辛。

林铭球本来早就该走出船舱，但是他为要显示自己是朝廷大员，一省的巡按大人，故意稳坐舱内，直到张献忠参见时才放下手中茶杯，从舱里弯腰走出。但是一方面他要竭力做出威重样子，不使献忠轻视，一方面却不免心中慌张，出舱口时忘记低头，把纱帽碰了一下，赶快用手扶正。

张献忠一见林铭球走出船舱，立该极其恭敬地跪拜大礼，而且叩过头以后跪在船头上故意不敢抬头。

姚雪垠《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二版370页

◀评析▶尽管林铭球是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前往安抚刚刚受降的张献忠，但是对面前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张献忠却不能不怀畏惧心理。出于朝廷命官的身份，他要故意稳坐舱内，拿拿架子；但是内心慌张，却又不遂人愿地碰歪了帽子。这些描写维妙地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虎落平川，权居人下；一个是外强中干，强作镇静。

他如同穿着轻骑兵的军服的时候一般走着，挺起胸膛，双腿略略张开，俨然刚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一样；他粗鲁地向那条满是行人的街上前进，为着自己在路线上不必闪开，他撞

着旁人的肩膀，推着前面的人，他微微地把自己那顶颇为陈旧的丝光高帽偏在耳朵边，鞋跟橐橐地踏着铺在街面上的石块。由于健美军人身着便服的出众态度，他象是始终有所藐视，藐视行人，房屋，整个城市。

莫泊桑《俊友》（李青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4页

◀评析▶ 骄横的高视阔步，粗鲁的横冲直撞，十分形象、准确地点出了杜洛阿那个兵痞、恶棍式人物的身份。

……比如说，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或是区地政处主任，或是哪一位——愿老天保佑——可别是地位更高的人物从区上来到集体农庄，这时普罗霍尔·帕雷奇就来到库房，做出如下的手势，他先把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圆圈儿，对仓库管理员和颜悦色地说：“咯咯——二十”（意思是要二十个鸡蛋）。接着把手指放在脑门儿旁边转动，比划着长在头上的一对角，更加亲切地叹着气说：“咩咩——四”（意思是要四公斤羊肉）。他还用这类暗号表示蜂蜜（嗡嗡），火腿（哼哼），最后仰起脖子用手指轻轻地弹着咽喉两侧郑重其事地说：“唉——，我们是小人物嘛。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本身就要求这样。”

特罗耶波利斯基《普罗霍尔第十七，白铁匠大王》，引自《苏联文艺》1981年第二期45页

◀评析▶ 作者在这儿有意地描写了人物三个油滑的、小丑似的动作——“先把大拇指和食指搭成一个圆圈儿”，“接着把手指放在脑门儿旁边转动，比划着长在头上的一对角”，“最后仰起脖子，用手指轻轻地弹着咽喉两侧。”活画出了农庄主席普罗霍尔·帕雷奇这个市侩形象，同时也揭示了他庸俗不堪，老于世故的小官僚的性格特征。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墁垣，则室门亦闭。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乞救。

蒲松龄《画皮》，引自《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北京第二版43页

◀评析▶这是王生亲眼看清了恶鬼的本来面目后在关键时刻的转变性行动。王生惊恐万状，并迫不急待地向道士求救。由此，便引出了道士赠拂尘，恶鬼毁拂尘害王生，道士除恶鬼，陈氏为王生求心等情节。

日头已下窗台，她还没做早饭，炕不迭、地不扫，恶声恶气地站在院中，嚷鸡骂狗，忽又捞起根棍子，赶得脱圈的猪娃满院跑，直到鸡狗猪被她制服，她才闲站下来，却又觉得闲着不做事，反而格外空虚寂寞。

.....

大姐娃低着头，偶然发现手中正拿着的是那根给牛拌草的搅料棍。那仿佛是什么不祥之物，又仿佛烫起了她的手，使她立刻眉头紧皱，望着北边的院墙，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贼”字，同时，使出全力，扬起胳膊，那根棍子便在空中旋转着，越过墙头，落在墙外。

王汶石《春节前后》，引自《风雪之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北京第一版65页

◀评析▶大姐娃的当饲养员的丈夫只顾了照料牲口，除夕之夜也没回家，为这，两口子就疙瘩起来了。作品一开头就写大姐娃拿起搅料棍后的行动，以此领起全篇的矛盾。她一见搅料棍，就象见了不祥之物，不用问，根子还是在丈夫那里。但矛盾会闹多大？怎样收场？读者不得而知。随着大姐娃胳膊一扬，扔出搅料棍，下面的矛盾也就甩出来了。

曼如进门以后，见屋里静悄悄的，就知道姐夫已经上班去了。她就轻着脚到客厅，把小旅行袋顺手放在沙发椅旁，人就在沙发椅上坐了下来。客厅的侧门对着妹妹的卧室，她正侧睡着喂小娣吃奶，明知曼如来了，却仍歪着身，装着不知道，弄得曼如叫她也不是，不叫她也并不是。无奈，顺手拿起椅旁的报纸，翻了两下，发出点声音。

“吃了中饭没有？”曼萍问道，声音从肩旁摔过来，刺刺的。

“吃过了。”曼如回答，故意不告诉她在什么地方吃的。姐姐不做声，曼如不免抬头看了她一下，又看了她一下，又看了她一下。那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恨就如鸡爪爬搔着她的胸口，辣辣的痒，辣辣的痛，

于梨华《姐姐的心》，引自《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一版88页

◀评析▶作品一开始通过妹妹进门以后姐妹两人不同行动的描写，揭示出她们之间矛盾由来已久。因为姐姐的心支配妹妹的婚姻以作自己交换和攀援的一份资本，妹妹的怨恨由此自然而生。开头单刀直入提出全篇基本矛盾，并

以此引出下面的故事情节。

他浑身披挂，骑上骞骅难得，戴上拼凑的头盔，挎上盾牌，拿起长枪，从院子的后门出去，到了郊外。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上册(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6页

他说罢一片虔诚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

同上54页

他一面说，一面踢动骞骅难得，托定长枪，一道电光似的直冲下山坡。

同上32页

他更不打话，托定长枪，马鞍上坐稳身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群白衣人要经过的路当中……

同上139页

他一动念立即如飞的赶向正在啃青的骞骅难得，从鞍框里拿了镔头和缰绳，一转眼备好马，问桑丘要了剑，就上了坐骑，挎着盾牌，大声向在场的许多人喊道……

同上463页

他擦净了头、脸、胡子、头盔，又把头盔戴上，坐稳马鞍，拔松了鞘里的剑，握紧长枪，喊道……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下册(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16页

◀评析▶堂·吉珂得第一次挂甲出征，便揭开了他整个喜剧式的游侠历险的序幕。以后，他每次“骑马”、“戴盔”、“托枪”，都无不招来荒唐可笑的“惊人”事件，因此这一系列富有特征性的行动成了迎接一连串妙趣横生的故事到来的前导。

他的两条腿仿佛直发软，他便坐下了，他摘下帽子，三番五次不由自主地用手绢擦一擦前额，然后身子一挺又站了起来，伸着手，张着嘴，向约娜面前走去，象要向她吐露内心中极度的痛苦；可是他又站住了，眼睛盯着她，象说梦话似的自语道：

“但是您的丈夫……您也……”

说着他就直奔海边而去。

莫泊桑《一生》（盛澄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一版181页

◀评析▶福维尔勒伯爵发觉自己的妻子与约娜丈夫的不轨行为后，如梦初醒地急忙赶来找约娜。作者通过描写福尔维勒伯爵这种种掩饰不住内心痛苦、愤怒的下意识的动作，造成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暗示出福尔维勒伯爵将采取惊心动魄的报复行动，从而给故事情节的急剧推进形成了先声。

第三位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总是独自呆在一边。……他的动作有点乖张，一双光瞪瞪的眼睛总是迅速地从一样东西移到另一样东西上。……这人的一个特点是他老是发出一种很古怪的声音，有点象是要清一清嗓子，又象是刚要扬声大笑而又戛然而止了。

这人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地躲开别的乘客，不同他们结识或攀谈。当旁边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也就是短短地答个一字半句的，过后，就顾自看书啦，抽烟啦，喝茶啦，眺望窗外的景色啦，要不，就从一个旧旅行袋里取出东西来吃。

列夫·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林楚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1—2页

◀评析▶ 这儿好象是电影刚开场的情景。在不断地介绍其他登场人物的同时，间或出现主人做无声的动作——特写镜头，以便使观众们明白：这位才是主人公呢！托尔斯泰在这里用的就是这种技术，他先是用简笔勾勒出了主人公的那种神经质的情态，继后又慢慢写他那乖张的，孤僻的行动。写了他在做什么，在怎么做，然而却突然煞住笔留下了一个“为什么”？由此去启发读者的想象，进而引起读者的某种神秘感，故事情节便由此展开。

放牛的孩子们说，他们好象看见，每当黄昏，露光黯淡下去的时候，普罗珂菲就把自己的老婆抱在手里，走到鞑靼村的土岗上去，把她放在土岗顶上，脊背朝着—块石头，这块石头千百年来被风吹雨打得千疮百孔了；他坐在她的身旁，他们就这样长久地向草原望着，一直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时候。以后普罗珂菲就把妻子裹在大衣里面，又抱回家去。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页

◀评析▶ 通过对普罗珂菲与其一直未露面的土耳其妻子神秘莫测的行动的描写，给作品丢下了一个诱人的悬念，对以后故事情节的展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读者非急于要看下去不可；长长的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便由此展开了，普罗珂菲一家人的生活 and 命运的波折也就由此开始了。

与语言、心理、情态、 环境等描写相结合

三人于是躲躲闪闪，联步而行。一面走着，看那国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觉无穷丑态。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紧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只好叠着精神，稳着步儿，探着腰儿，挺着胸儿，直著颈儿，一步一趋，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这才把腰伸了一伸，颈项摇了两摇，嘘了一口气，略为松动松动。

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第一版130页

◀评析▶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在黑齿国被亭亭、红红两位少女奚落以后，自惭形秽，感到满心的懊恼、难堪，因而走起路来，连自己也觉得不文雅，不自然。作者正是从自我感觉的角度描写了三人这种不文雅、不自然的动作。人物心理与行动互为表里：行动更生动而传神，心理更微妙而深刻。

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45页

◀评析▶这是华雄力斩诸侯联军几员战将后，关羽出斩华雄的一段描写。作者未正面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却通过对诸侯的听觉（“鼓声大震，喊声大举”），感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情态（“众皆失惊”）以及环境（“其酒尚温”）等的描写，渲染了一场恶战。用墨不多，气氛已足。这与关羽提刀上马和掷华雄之头于地的动作描写，一隐一显，一虚一实，相反相成，使关羽这位三国名将的形象具有夺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更不开口，且只顾吃酒。何九叔见他不作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武松也不开口，并不把话来提起。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飏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惊得呆了，哪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武松捋起双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疏，还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对我一一说知哥哥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闲言不道，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胳膊，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

施耐庵《水浒》第二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9月第三版331页

◀评析▶为了探知胞兄被害的真相，伸冤报仇，武松作了非常周详缜密的安排，节录的这一段主要是写武松逼问何九叔的情景。

这段行动描写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开头武松只是喝酒，并不开口，不仅何九叔有点紧张，熟悉武松的读者也不免“倒捏两把汗”。突然武松“揭起衣裳，掣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这一行动如异峰突起，惊人心魄，无怪乎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接着，武松又大义凛然地表白，如金石掷地，铿然有声，不容何九叔不吐真情。行动、语言、情态交相辉映，鲜明地把武松的有勇有谋，沉着镇静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

……鲁达听得，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着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

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哪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要来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

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

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

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

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施耐庵《水浒》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9月第三版42—43页

◀评析▶这是一段有声有色、独具一格的行动描写。尽管没有紧张、惊险的搏斗场面，只写了三拳，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叙述这一情节。这三拳，从各种角度出发，拳拳不同。打得不寻常，打得精彩。每拳都做了恰当而又俏皮的比喻：第一拳从味觉出发：“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从视觉出发：“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从听觉出发：“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既写出了鲁达的力大勇猛，也写出了鲁达的嫉恶如仇。再结合他打死郑屠后机智逃脱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到这个充满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英雄，

在生死斗争的紧要关头还有他的细心之处。

……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嚯啾”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法尽都倒出来。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索；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他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

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三版963页

◀评析▶为了一只“绣春囊”，贾府的统治者在大观园里进行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抄检”。清白无辜的晴雯不能忍受这种污辱性的搜查，用激烈的行动和锋利的语言进行了反抗。

由于结合了语言，这段行动描写更显得生动鲜明，淋漓尽致。不仅表现了晴雯勇敢倔强的性格特征，而且暗示了贾府中派系间的勾心斗角。

只见一对对执事，两边排立；后面青罗伞下，盖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门首，执事跪下，么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来迎接。门子喝声：“起来！”轿夫停了五山屏风轿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轿来；将欲进门，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恭，口里应对，恰象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吃惊，看他做甚模样。只见滕大尹一路揖让，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恭，恰象有人看坐的一般，连忙转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谦让，方才上坐。

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大尹在上坐，拱揖开谈道：“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说罢，便作倾听之状。良久，乃摇首吐舌道：“长公子太不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说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会，又说道：“右偏小房有何活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又停一时，说道：“这项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领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当此厚惠！”推逊了多时，又道：“既承尊命恳切，晚生勉领。便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身又连作数揖，口称：“晚生便去。”众人都看得呆了。

冯梦龙《滕大尹鬼断家私》，引自《今古奇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46—47页

◀评析▶装神乎？弄鬼乎？聪明狡黠的滕大尹以装神的手段，愚弄了倪家兄弟，了结了一桩家产诉讼案；并达到了弄鬼的目的，捞到了一笔油水。这段行动描写，由于富有戏剧特色和表演风味，显得新颖，令人难忘。

“一封信！”金小姐惊讶地接应水根，怀着捕捉可怕的虫豸似的心情接受他手里的信，同时机警地向背后瞥了一眼；她不用看信面，已经知道是谁的信了。看到信面，果然，便捏在手心里，若无其事地回进内堂。内堂里没有人，嫂嫂在厨下做菜，可是总觉得不合适，又踏着轻快的步子回到楼上自己房间里。

她靠着临窗的桌子坐下，娇憨的小孩似地用下颌贴着桌面，淡淡的可是极有光彩的笑意浮上她的眉眼唇颊之间。因为在家里，没有梳髻，两条辫发从两肩垂下，承着光显出可爱的波纹。穿的是小蓝点子的洋纱衫，背部贴张，显出肉体

的圆浑优美的线条。

一种近乎朦胧的心绪透过她的心，仿佛是“现在他的信在我手里了，也有一个男子给我写信了！”的意思，不过没有那么显明。这好象不能喝酒的人喝了一两口酒，觉得浑身酥软异样，而这酥软异样正是平时难得的快感。她伏着不动，也不看信，让自己完全浸渍在那种快慰的享受里。

“他说些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她差不多笑起自己来了，接了信不看，却坐在这里发痴。于是背部靠着椅背，坐成很悠闲的姿势，展开信面再望了一眼，然后仔细地 从原封处揭开，抽出信笺来看。

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1月北京第二版155—156页

◀评析▶作者善于捕捉少女初恋时的心理的细微变化，工笔描绘出金佩璋从接到第一封求爱信到拆信的行动的全过程。同时将肖像、心理描写自然融入其中，整个描写动静相衬、虚实相间、细腻入微、逼真传神。

他（觉慧）痴痴地立在天井里，看着觉新走开了。一个人没精打彩地走到花盆旁边。红梅枝上正开着花，清香一阵一阵地送到他的鼻端。他伸手折了短短的一小枝，拿在手里用力折成了几段，把小枝上的花摘下来放在手掌心，然后用力一捏，把花瓣捏成了润湿的一小团。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满足了，因为他毁坏了什么东西。他想有一天如果这只手变大起来，能够把旧的制度象这样地毁掉，那是多么痛快的事。……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北京第二版69页

◀评析▶作品赋予觉慧一个折揉红梅的行动，并结合其心理活动进行了描写，收到以小喻大的艺术效果。觉慧对大

哥觉新“作揖哲学”的不满，对“诗礼传家”的大家庭的厌恶，对黑暗窒息的旧社会的愤恨，这些思想的火花透过这一行动得以闪现，而没有经受生活风暴洗礼的觉慧自身的信念单纯、思想幼稚的弱点也微露端倪。

母亲那褪了色的带补钉的蓝褂黑裤子，已破碎不堪，沾满了一片片的血迹。发髻早脱散，长发象堆乱草蓬散着。脸，那慈祥的母亲的脸，盖着一条条的血渍。一见女儿，她大吃一惊！但她来不及去考虑其他，只有母女的感情在她心里燃烧。她忘记身上的剧痛，上去很费力地抱起女儿，习惯地扯起孩子胸襟上系的那块布，给她擦鼻涕，甚至连馒子的头发上插着的一朵因时间久快枯萎了的金色苦菜花快掉下来，母亲也注意到了，给孩子重往红头绳扎着的小角上插结实。她摸摸孩子的小脸嫩腮，用力地亲着。

冯德英《苦菜菜》，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二版265—266页

◀评析▶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革命母亲横遭敌人百般折磨后见到亲生女儿的情景。母亲的刚强和慈爱，都在母女相逢的一刻非常动人地表现出来。作者先写母亲遭受折磨后的肖像，再写她的行动。母亲自己“发髻脱散”“长发象堆乱草蓬散着”“脸上一条条血渍”，这些她全然没有顾及，只见她“抱起女儿”，为女儿擦去鼻涕，甚至连女儿头上插戴的一小朵小花要掉这样的细小之处，也注意到了，她抚摸着女儿的脸，用力地亲吻着。母亲的慈祥、爱抚，不都透过母亲这一举动而沁人心脾了吗？女儿馒头沉浸在母爱中，读者也被这崇高的人情美陶醉了。

小刘双手拼命地抓住钢丝绳，缩作一团。一道又一道的

闪电，从天空劈下来，擦过小刘的前胸和后背。雷声在他前后左右爆炸。万箭似的急雨拼命地射击他。大风把他吹得晃过来荡过去，或者把他抛上去又摔下来。黄色的波浪象连绵起伏的山峰，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高，仿佛江水要暴跳起来吞没小刘。……

可是小刘在自然界千百种力量凶恶的打击下，还是继续前进！

……他双手抓住头顶的钢丝绳，向前攀进。攀进、攀进，一寸一寸地向前攀进！前进一寸喘一口气，前进两寸出一身汗。手套磨烂了，手心磨破了，胳膊麻木了，感觉似乎也消失了。看不见高山，也看不见闪电；听不到人们摇撼天地的喊声，也听不到惊涛骇浪的吼叫；不晓得大风要把人撕成碎片，也不晓得大雨要把人窒息而死！只有那双劳动者的手，机械地攀着，攀着……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新一版213—261

页

◀评析▶这一段是对刘子青冒险过江情景的描写。作者在写人物行动时，穿插描写了凶恶的自然环境：雷电交加，暴雨如倾，狂风掀起浊浪的江面上，一根沉沉的铁索……为了和江对岸万余名被洪水围困的工人取得联系，刘子青与千百种自然的凶恶力量顽强搏斗，他“一寸一对地向前攀进，”

“前进一寸喘一口气，前进两寸出一身汗。”在这里，环境的险恶给人物的行动带来困难，可人物的行动也在自然环境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生动和感人。刘子青正是在与凶风恶浪、暴雨雷电的艰苦搏斗中显现出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我飞快爬到栅栏旁边，耳朵塞在栅栏空子里。我听见拍

桌子、跺脚、骂娘。接着还是一片平静的回答：

“娃莫栽。”

我听见有人狼一样大嚎一声，我从地上猛的跳起，可是听见那句平静的“娃莫栽”，我又趴下了。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音，铁器碰撞的声音，木头敲打的声音，我跳起趴下，趴下跳起，咬牙咬得牙关酥了，攥拳头攥得手抽筋了。我的心那样翻腾，仿佛一下子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了，每当我忍受不了的时候，都听见那一声平静的“娃莫栽”。

林斤澜《台湾姑娘》选自《林斤澜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75页

◀评析▶台湾姑娘在受审，“我”在另一间牢房里偷听。“我”的动作随听觉的变化而变化：“有人狼一样大嚎一声”，“杂乱的脚步声音，铁器碰撞的声音，木头敲打的声音”都使“我”跳起来；可是台湾姑娘一声“平静的”“娃莫栽”（不知道）却又能使“我”趴下。“我”这种近乎疯狂的动作，使人感到，“我”对台湾姑娘受刑有切肤之痛，而她那不屈的斗争精神又深深地鼓舞着“我”。

陈免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喜欢，心理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块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了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

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

……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块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选自《小说月报》1980年2期11—12页

◀评析▶五块钱对一个农民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陈奂生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想不到要这么多钱，怎能不“忿忿然”？五块钱可不能白花，得捞回来！在这种心理促使下，他再也不怕弄脏地板，鞋也不脱了；再也不怕坐瘪“皮凳”而是“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吃了东西，用提花枕巾“干擦一阵”，上床睡觉衣也不脱。作者描写人物这些行动时，不断配合描写支配人物行动的心理活动：“管他，花了五块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这些行动和心理，使我们看到了陈奂生性格中近乎阿Q式的愚昧。顺带说明一下，这种愚昧不会出现阿Q的悲剧，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农民身上落后面貌都会逐步得到克服的。典型的意义就在于塑造出活生生的人，“这一个”人有自己的行动、语言和心理。陈奂生的价值就在于他是一个被农村新经济政策解放出来，充满第二次翻身的喜悦蓬勃向上而又带有旧式农民缺点的现时代的新人。

奥津左娃把身子离开了椅背。……

巴扎罗夫站起来。

“不错，现在真晚了，是您睡觉的时候了。”

“等一等，您急着到哪儿去？……我还有一句话得跟您讲。”

“什么话？”

“等一等，”奥津左娃轻轻地说。

她的眼光定在巴扎罗夫的脸上；好象她在注意地观察他似的。

他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忽然走到她身边；匆匆说了声“再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他便走出去了。她把她的给捏痛了的手指放到嘴唇上，吹吹气，突然冲动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急急地向房门走去，好象她想巴扎罗夫唤回来似的。……女佣人端着一个银托盘，托了一个玻璃水瓶从外面进来。奥津左娃连忙站住，吩咐过女佣人出去，她又坐下来，又在想什么事情。她的发辫散开了，象一条黑蛇似地垂在她的肩头。……她动也不动地一直坐了很久，只是有时用手指摸去摸她的光膀子，夜的寒气把它们刺得有点儿痛了。

屠格涅夫《父与子》，人民文学出版第1979年版325—326页

◀评析▶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虽然互相倾慕，但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特别是巴扎罗夫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激情澎湃，从他与奥津左娃分手时，“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握得她几乎叫出声来”这一举动中，我们就可以窥探到其内心秘密的一部分，加上穿插在其间的人物语言、心理的描写，把他们俩欲说不敢、欲罢不能的心情更进一步揭示了出来。

他（乞乞科夫）立刻放下一切，不再看作一回事，抽出身子，专门去做跳舞会的准备去了；因为这件事实在有许多

挑逗和刺戟。即使创造世界，恐怕也用不着化在装饰上的那么多的心力和功夫。单是对着镜子，检阅和修炼自己的脸，就要一点钟。他使自己的脸上显出一大串各种不同的表现：照见忽而正经和威严，忽而含着微笑的恭敬，忽而又是不含那种微笑的恭敬；于是对镜鞠几个躬，一面吐着含含糊糊的，颇象法国话的声音，虽然乞乞科夫也并不懂得法国话。之后他又装了一通极其讨人欢喜的惊愕，扬眉毛，牵嘴唇，连舌头也活动了一两次，你敬爱的上帝呵，如果人独自在那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美丈夫，并且确信没有人在钥匙洞里张望的时候，有什么还会做不出来呢。临末他轻轻地摸一摸下巴，说道：“唉，唉，你这好家伙！”于是动手穿起衣服来。他始终觉得很高兴：一面套裤带，打领结，一面却在装着胡乱的行礼，优雅的鞠躬，并且跳了一下，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跳舞。但这一跳，可出了无伤大雅的结果：柜子发抖，刷子从桌上掉下来了。

果戈理《死魂灵》，引自《鲁迅译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40页

◀评析▶跳舞会上太太和小姐们的“挑逗和刺戟”，使乞乞科夫不借化大量时间在屋里修饰自己，以期引起太太小姐们的注意。作者在重点描写人物的行动时，穿插了人物语言、心理、情态的描写，并夹以作者的议论。把乞乞科夫的造作举措以及他的丑恶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渥伦斯奇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压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紧挨着开过来的火车的地方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的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

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沙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处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由胳膊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辆车厢。一种仿佛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划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划十字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的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辆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了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象准备马上又站起身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正在铁轨上干活。那枝蜡烛，她曾藉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摇曳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100页

◀评析▶安娜感到在这充满虚伪的社会中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她决心卧轨来结束自己的不幸的一生，对这无情的

社会提出自己的抗议。想到这些她心中坦然了许多，有一种超脱的升华在驱使她走向死亡，甚至在准备扑向车轮时产生了入浴时的愉悦感。在这样的时刻，历历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她的眼前，“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这并没有引起安娜对生命的留恋，她曾经热情地追求过新的生活和爱情，然而却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冷遇和白眼，生活对于她已经失去了意义。当安娜跪倒在铁轨上时，她又感到“毛骨悚然”，生的希望又燃烧起来，但一切都晚了。这段结合人物心理的行动描写，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安娜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并且引导读者去回忆安娜的一生，加深对作品中人物和主题的理解。

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急忙跪下做祷告，连他自己也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不是笑祷告这个主意，而是笑他自己。他急忙穿上衣服。“反正要完了，把袜子穿上！”他急忙穿上衣服。“反正要完了，把袜子穿上！”他忽然想起来：

“再弄脏些，就看出痕迹了。”但他一穿上袜子，立刻就厌恶而恐惧地把袜子脱掉了。他脱掉了袜子，可是想到他没有别的袜子，又拿起来穿上了——他又放声大笑起来。“这全都是假定的，相对的；只是一种形式”，这个想法忽然兜上了他的心头，只是一闪即逝；但他不觉浑身战栗起来。“我不是穿上啦！结果我还是穿上了！”但笑容立刻就收敛了，变成悲观绝望的神色。“不，我受不了……”他心里想。他的两腿嗦嗦发抖。“因为我害怕。”他喃喃地自语。脑袋因发热而感到昏晕疼痛。“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他们想诱我上钩，突然中他们的计，”他走到楼梯上的时候，还在暗自思忖。“糟糕的是，我几乎神志不清……我会胡言乱语

的……。”

他在楼梯上想起来了，那些东西还藏在糊壁纸后面的窟窿里，“大概，故意等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搜查。”他一想起来就站住了。但是一筹莫展和以一死了事的心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突然把他攫住了。于是他把手一挥，又下楼去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7月版104页

◀评析▶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反而被自己的行动所震慑，痛苦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变态的心理导致了行动的反常，出尔反尔的行动又把他的心理表现得更为逼真可信。

这时候格温普兰变得非常可怕。

他站了起来，抬起头，仔细望着头上广漠的黑夜。

然后，在周围没有人看见他，也许只有黑暗中一个看不见的人在望着他的情况下，他向黑暗的天空伸出两条臂膀，说：

“我走了。”

他开始在甲板上向船舷的方向走去，仿佛有一个幻象在吸引着他。

再走几步就是深渊。

他慢慢地走着，他并不看自己的脚步。

他的脸上出现“女神”刚才有过的微笑。

他一直向前走。他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他的眼珠里有一道亮光，仿佛是他看见远处的一个灵魂的反光。

他叫喊：“好的！”

他每走一步，愈近船边。

他的步伐僵直，高举着双臂，头向后仰，眼睛凝视前面，象幽灵那样走着。

他不快不慢地走着，致命地准确。仿佛他不知道前面就是张大嘴巴的深渊和打开着的坟墓。

他喃喃地说：“你放心吧。我跟着你来了。我看得很清楚你给我的信号。”

他的眼睛紧紧盯牢天空上的一点，这一点在最黑暗的高空中。他微笑着。

天空完全漆黑，没有星星，可是很明显他看见了一颗星。

他走过了甲板。

再走几步僵直和不祥的步子，他就到了船的真正边沿。

“我到了”，他说，“‘女神’，我来了。”

他继续走着。船舷没有栏杆，前面就是空虚，他向前踏了一步。

他跳了下去。

雨果《笑面人》（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北京第一版731—

732页

◀评析▶作者在描写格温普兰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的路程时，着意让读者看到他那坚定的步履和沉着的仪态。在这里，既细致地描绘了他走向死亡：“开始……走去”，慢慢地走着”，“一直向前走”，“象幽灵那样走着”，“不快不慢地走着”“继续走着”，又描写了他的喃喃自语，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幻觉，虚实兼用，构成一个意味隽永的诗的境界，从而使格温普兰心灵的纯美与他对“女神”矢志不渝的爱情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是在这儿吗”？她问

她一跳就跳到地上。她除了头巾，扔在脚下，一只拳头插在腰里，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你想杀我，我很清楚，”她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你不能叫我让步。”

梅里美《卡门》，引自《梅里美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第一版414页

◀评析▶卡门非常清楚自己已面临着杀身之祸，但她没有半点惧色，更没有丝毫动摇，依然恪守自己最高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在这里，作者通过描写她粗犷泼辣的行动和斩钉截铁的语言，使一个坚强不屈、酷爱自由的“恶之花”的典型形象光彩夺目地挺立在读者的面前了。

可怜的斯巴达克斯，他在念这封信时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他哭了。从他的眼眶中涌出来的热泪，滴到了纸上，与范莱丽雅留在那儿的泪痕渗到一块儿去了。他念完了信，把它凑到嘴唇上开始狂热地、发疯一般地亲吻；他一面哭，一面把那封信上上下下地印满了热吻；然后，他垂下了两手，动也不动，紧紧地捏着那封信，接着他又把那封信紧紧地贴在胸前，他那含满了泪水的眼睛注视着地面，就这么动也不动地站了好久；他陷在甜蜜而又悲哀的沉思之中了。

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李俟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747页

◀评析▶作者将狂热亲吻的描写，同沉思神态的刻画结合起来，一动一静，把斯巴达克斯对范莱丽雅的至诚爱情与深切思念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出来。

他睁大眼睛，想从床上坐起来。达莎马上向他扑过去，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微弱的叫喊。……他用胳膊钩住她的肩头，仿佛生怕这个幻影会消失。……这正是达莎，清瘦，娇弱，却是活现现的！他把她的脸搂在怀里，觉得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全身在颤动。……他用双手捧住她的头，还往外推开一点，这样可以看清她那挚爱的，永远新鲜，永远想象不到的可爱的脸。她闭上眼睛，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我跟你在一起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他吻她的嘴，吻她给苦难刻了两道细线的嘴角，吻她闭着的眼睛。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三部第十新(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第一版131页

◀评析▶走过了漫长的艰难的历程，经受了无数次的生离死别，这一对挚爱的情侣终于在医院的病房里相逢了。作者也为这种邂逅所激动忍不住挥起了抒情的笔，极精确地描写了这两个人物在此时此境的情态：“他睁大眼睛”“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全身在颤动。……”语言：达莎“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微弱的叫喊。”达莎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跟你在一起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动作：“达莎马上向他扑过去”“他用双手捧住她的头，还往外推开一点……”这便活灵活现地展开了这回的不期而遇给他们俩带来的惊讶，狂喜和无上的幸福之感。从这段描写中，我们也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作者所要表现的意思：对主人公爱情的赞美，体现了为被战争消磨了的，为罪恶压抑了的人类爱情的苏生的欢愉。

……半夜以后，打了一点钟不久，这所农舍里忽然微微

地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来。苔丝在楼上的房间里，让它给闹醒了。这种声音，是从楼梯拐弯儿的那一层发出来的，因为那层楼梯，象通常那样，钉得很松。苔丝醒来以后，看见那间寝室的门开了，她丈夫的形体穿过了那一道明亮的月光，脚步异常小心轻悄。他身上只穿着一条裤子，一件衬衫儿。他刚一看见他进来，心里不觉一阵欢喜，但是她再一看，他的眼神儿怔怔傻傻，茫然直视，于是一阵的欢喜就又消灭了。他到屋子的中间就站住了，嘴里带着没法形容的凄惨伤感嘟囔着说——“死啦！死啦！死啦！”

.....

克莱走到她跟前，把身子俯在她上面，嘴里念叨着——“死啦，死啦，死啦”！

他满面含着无限的愁苦，拿眼瞅了她一些时候，于是又把身子俯得更低，把她抱在怀里，用床单儿象用殓单一样，把她裹了起来。于是又象对于一个死者的尸体那样，恭恭敬敬地把她从床上举了起来，抱着她走过了屋子，嘴里嘟囔着说——

“我的可怜的，可怜的苔丝——我的最亲爱的，心肝一般的苔丝！那么甜美，那么忠诚，那么真实”！

这类亲昵的字眼，本是他醒着的时候绝对不肯出口的，现在让她那颗凄凉孤寂，如饥如渴的心听来，真有说不出来的甜美滋味。她可豁出去自己的性命，也决不肯动一下，挣一下，破坏了她现在所处的情境。所以她就老老实实，敛声屏息地躺在他怀里，一面心里想，不知道他到底要把自己怎么样，她就这样让他把自己抱到了楼梯口那儿。

“我的太太——死啦，死啦！”他说。

他抱着她，有一会儿的工夫站住了脚，往楼梯栏杆上靠

去。他是不是要把她摔到楼下去呢？为自己担心的念头，如今在苔丝心理，可以说几乎完全不存在了。再加上她知道她已经打算好了明天早起就要和她分离，也许永远分离，所以现在她躺在他的怀里，虽然有摔下去的危险，她却不但不害怕，反倒觉得是难得的造化。要是他们两个能一齐滚下楼去，能一齐摔得粉碎，那有多好，那有多趁人的愿呢！

然而他并没把她摔到楼下去，反倒趁着有栏杆可倚，在她的嘴唇上——他白天不屑接触的嘴唇上——亲了一下。然后又重新把她紧紧抱往，走下了楼梯。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声，并没把他聒醒。他抱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楼下。于是他有一会儿松开了一只手，把门栓儿拉开，走出了屋子。他脚上只穿着袜子，脚指头在门坎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不过他好象并没理会。现在到了门外了，可以有伸展周转的余地了，所以他就把她放在肩头上，为的是好更容易一些就能搬动她，本来身上没穿衣服，就给他省了许多事。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抱着她离了房子，朝着几码以外的河边走去。

.....

他们现在到了寺院的旧址上，进了一片人造林的里面了。克莱把苔丝换了一个抱法，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寺院教室里圣坛所在的废址那儿。靠着北墙放着一个石头棺材，原先本是一个方丈的，现在却空了，到这儿来旅行的人，凡是喜欢在凄惨的滋味里找开心的，都要在棺材里躺一躺，克莱小心谨慎地把苔丝放在这个石头棺材里头，在她的嘴唇儿上又亲了一下，跟着喘了一口粗气，仿佛完了一桩重大的心愿似的。于是他也顺着石头棺材躺在地上，立刻睡着了；因为他累得很，所以睡得很沉，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象一块大木头。

◀评析▶应该看出: 这儿是两个人物共同而默契的行动。主动者——克莱那梦游的、病态的行动和受动者——苔丝那令人心碎的、柔驯的行动。其中配合着克莱“凄惨伤感”的语言, 呆滞绝望的表情和机械笨拙的连串性动作, 应和着苔丝深沉痛苦的内心独白, 穿插着伤心惨目的环境描写, 层层撕开了克莱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所承受的巨痛和创伤, 展示了现实中的克莱与梦幻中克莱的尖锐矛盾。即“头脑清醒的时候所斩惜的爱却在迷离的环境中表现出来了, 他理性强大的时候所维持的尊严却让恍惚的梦魂给损害了。”也就是说: 梦境透露了他内心的真情——对苔丝姑娘最执着的爱情, 深刻而细腻地揭示了他在旧习惯势力和旧伦理道德面前欲挣脱、又妥协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苔丝这个农家姑娘纯朴、温柔而坚强的性格和她对爱情的那种基督徒似的狂热的牺牲精神。使人读来慨叹不止, 甚至会潸然泪下。

他很喜欢待在公园里, 有一回他说, 他要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薇拉·彼得罗夫娜很赞成这个主意, ——与其让他待在谢拉非玛·帕夫洛夫娜和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眼前, 倒不如让他在公园里坐着好。但是, 当他按照自己的主意带上书本到公园去了以后, 她在图书馆里却开始觉得寂寥冷清。工作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她便对柳德米拉·雅柯夫列夫娜说, 她要去食品店给家里买些东西, 说罢跑到街上去了。在商店里她待了不过三分钟, 捧着一包足有半公斤重的香肠, 便朝公园跑去。她对自己说, 需要检查一下他是否真的在

看书。他端坐在长椅上，头顶烈日，手捧着书本，离着还有二百多米远，她一眼就瞅见了。他仿佛感觉到她正走过来，把脸转向她，微微一笑。透过隔开他们的空间，她瞧见他的笑容，便也对他嫣然一笑。她面带笑容，越走越快，并克制自己不要跑起来。

她坐到被太阳晒烫了的长椅上。挨着他，看了看他正读到什么地方。他在这儿会不会太热？太阳是不是把头脑晒得太厉害了？他说，太阳并不妨碍他，但她还是掏出自己的手帕，扎住四个角，戴在他的头上，象顶小帽子似的。

H·楚科夫斯基《不相称的婚姻》，引自《苏联文艺》1980年第二期26页

◀评析▶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得一贯忠于职守的年轻寡妇薇拉·彼得罗夫娜如此神魂颠倒，甚至不惜丢下手头的工作去听信那公园里神奇而魅人的呼唤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她自己不敢承认的东西——对“他”的爱情。作者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在描写女主人公的心理和情态的同时，又似漫不经心地写了她的那种总是与内心命令相抗拒的温柔而多情的行动，这便无意中破坏了她要拼命固守的那块宁静的心境，真实地流露了她心灵深处受过伤的，充满痛苦的柔情。

精选富于特征性的词语

简洁地描写

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司马迁《李将军列传》，引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第七版2807—2871页

◀评析▶李广在伤、病情况下被俘，仍能临难不惊，以过人的勇敢和机智，安然脱险。作者描写这一过程虽是粗线条的，但“佯死”、“睨”、“暂腾”、“推堕”、“鞭马南驰”、“行取”、“射杀”等描写行动的词语，确切而传神，使人如见李广这位“飞将军”扬威沙场的雄姿。

（黄袍怪与那八戒、沙僧）在那山坡前，战经八九个回合，八戒渐渐不济将来，钉钯难举，气力不加。……

那呆子道：“沙僧，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让老猪出恭来。”他就顾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萝，荆棘葛藤里，不分好歹，一顿钻进；哪管刮破头皮，搨伤嘴脸，一毂辘睡倒，再也不敢出来。但留半边耳朵，听着梆声。

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75页

◀评析▶在紧张交战的关键时刻，自私的猪八戒借口出恭逃跑，这个理由已十分可笑；作者在这里又连用了好几个符合猪的行动特征的词语，如“一溜”、“不分好歹，一顿钻进”、“一毂辘睡倒”、“但留半边耳朵……”等等，维妙维肖，令人绝倒。

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围。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杀进去。给手心一口吐沫，抄起大刀来：

“诸位，王三胜先练趟瞧瞧。不白练，练完了，带着的扔几个；没钱给喊个好，助助威。这儿没生意口。好，上眼！”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象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周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周。稀稀的扔了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铜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的说，可是大家全听见了。

老舍《断魂枪》引自《短篇小说选》(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
115—116页

◀评析▶作者着重选取准确鲜明的动词描写王三胜的练刀过程。先用“努”、“看”、“脱”、“紧”、“杀”、“给”、“抄”等动词描写练刀前的准备动作；接着用“靠”、“努”、“绷”、“鼓”等动词写练刀的起势；又用“跺”、“横”、“摆动”、“削”、“砍”、“劈”、“拨”、

“蹲”、“越”、“闪”、“转”、“旋转”、“弯”等动词写练刀的过程；随之写练刀收势的亮相动作，用“顺”、“蹿”、“挺”等动词；最后又用“持”、“叉”、“看”等动词描写了王三胜的谢场情景。选词精当，用语不泛，动作连贯完整，人物栩栩如生。

……他说得兴奋了，猛地把道静推到电灯底下，自己跳到屋子的另一角，好象第一次发现她，他歪着脑袋，眯缝着眼睛，得意地欣赏起她的美貌来。“静，你哪儿都好，就是肩膀宽一点。七吋的美人都是削肩小口。你还记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两句诗吗？……”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新一版175页

◀评析▶这是写余永泽。作者写他的动作很简略：“一推”，“一跳”，“歪着脑袋”，“眯缝着眼睛”。这里无须多费笔墨，只是这几个动作性很强的词语，也就形象生动地把一个封建复古狂的伪态写活了。

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这几枝火柴，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王愿坚《七根火柴》—引自《短篇小说》(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76页

◀评析▶一个冻饿交加，处于生命最后一刻的战士，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将剩下的七根火柴带给部队。

七根火柴千斤重。作者描写他拿出火柴的动作：“他捧着几根火柴”，一个“捧”字，捧出了这位战士一颗忠于革命事业的火热的心。

“我？俏？”张腊月快活地挤挤眼，一本正经地说：“……”说着，她一把将衣袖捋到齐肩胛处，露出粗粗的黑褐色胳膊，伸到淑兰面前，自我打趣地说：“你看这多俏？”

淑兰急忙按住她的胳膊，说：“快把袖子拉下来吧。那边有人看咱们哪？”

腊月急忙理好袖子，同时向另一边的田腾望了一眼，回过头来，耸一耸鼻梁悄声说道：“我才不怕他们哪！”

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选自《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83页

◀评析▶张腊月是个大方泼辣，性格爽快的女闯将。她可以不管人前眼后，捋起衣袖，露出胳膊，老实文静的吴淑兰劝她，她也满不在乎。作者描写这些反映张腊月性格特征的行动，使用的几个词语，也带有张腊月性格上的色彩：“快活地挤挤眼”，叫人感到张腊月的乐观爽快；一把将衣袖“捋”到齐肩胛处，“伸”到人家面前，可见其人的大大咧咧；“耸一耸鼻梁”活绘出了她满不在乎的神态。

……奥丽雅很快就来了，我定睛瞧着她的脸，她慢慢地走着，略微提起连衣裙，露出一双小鞋。她的脸给月亮和路灯照得很清楚，路灯挂在树干上，灯光闪烁，破坏了月光。她的脸严肃而苍白。只有她的嘴角上稍微流露一点笑意。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通常人们就是带着那样的眼神决定难题的。等到奥丽雅走上第一层台阶，她的眼睛就忙乱起

来，左顾右盼；她想起母亲来了。她举起手微微碰一下揉乱的头发，游疑不定地在第一层台阶上站一忽儿，然后摇摇头，大起胆子往门口走去……可是在这儿我注定要看见一个场面。……房门开了，奥丽雅苍白的脸给明晃晃的灯光照亮。奥丽雅全身一震，往后退一步，身子矮下半截。……看上去，倒好象有个什么东西把她压扁了似的。……原来公爵夫人站在门口，昂起头，涨红脸，由于愤怒和羞愧而发抖。……

……

奥丽雅把身子缩成一团，索索地发抖，象蛇似地溜过公爵夫人身旁，跑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契诃夫《绿沙滩》，引自《契诃夫文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53页

◀评析▶ 贵族少女奥丽雅在与她门当户对的贵族青年柴希德节夫订婚之夜，为着追求真正的爱情，她不惜违抗母命和社会的反对私自与她心爱的人幽会。这儿就是描写她幽会归来，马上就要见到愤怒的母亲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奥丽雅此时的心境是十分糟糕的：幽会的幸福让即将到来的不幸给损坏了。作者在这儿以他那细致入微的笔，借用书中“我”的眼光，准确地抓住了少女在遇到难题时所特有的，习惯性的动作——“她举起手微微碰一下揉乱的头发，然后摇摇头……往后退一步……把身子缩成一团，索索地发抖，象蛇似的溜过公爵夫人身旁。”维妙维肖地表现出了奥丽雅的胆怯，惶恐和不安。

傍晚，霍霍尔出去了，她点了灯，坐在桌子前面织袜子。但是，一会儿又站起身来，犹犹豫豫地在屋里走了一趟，走进了厨房，扣好了门上的钩子，紧紧皱着眉头回到屋里，

放下了窗帷，从搁板上面拿下一本书籍，重新坐在桌子前面，向周围望了一眼，把身体伏在书上，她的嘴唇开始颤动了。每当街上一有声响，她就震动一下，耸起耳朵，把手掌按在书本上面……眼睛有时闭上，有时张开，又轻声地念道：

“生活，大地，我们……”

有人敲门，母亲跳起身来，把书籍赶忙放到搁板上，不安地问：

“是谁？”

高尔基《母亲》第一部第十八章，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107页

▲评析▲一个旧俄罗斯普通的劳动妇女在刚刚懂得一点革命道理的时候，在那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已经自觉地、偷偷地学起文化来了。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该如何展现呢？高尔基紧紧抓住了人物在这一特定情形下的那一“望”——“动”——“按”——“跳”的动作，恰到好处地展现人物的那种兴备、羞涩而又有些害怕的内心世界。

爬上，迈步，蹲下，左瞧，右瞅，还有后面、上面，第一眼就看得出哪儿不合规格，仔细检查边边角角，坑坑洼洼，用手摸摸车门的夹条装得如何，记下来，放好记录单，再迈步，下去，跑过去，再爬一辆，又迈步，又蹲下……一个钟头就这样反复七遍。

克萊爾·埃切勃利《艾莉丝或真正的生活》‘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86页

▲评析▲作者针对西方工人操作时的状况，挑选了一组节奏快、动作感强的词语，借此造成一种高度紧张却又极其单调的沉闷气氛，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变成机器奴隶的“异化”现象，深刻地反映出他们的不幸命运。这段简约的描写，收到了比几大段抽象议论更能说明问题的效果。

注意人物连贯性动作

具体地描写

迟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说道：“紫鹃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来靠着坐坐才好。”紫鹃道：“姑娘的身体不大好，起来又要抖搂着了。”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言语了。一时，又要起来，紫鹃没法，只得同雪雁把她扶起，两边用软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里坐得住，下身自觉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诗本子……”说着，又喘。

雪雁料是要她前日所理的诗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儿，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的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吐在盂内。紫鹃用绢子给她试了嘴，黛玉硬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紫鹃道：“姑娘歪歪儿罢。”黛玉又摇摇头儿。

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睨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儿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挣扎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

气！”黛玉微微的点头，便掖在袖里。说叫：“点灯”。

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黛玉瞧瞧，又闭上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紫鹃打量她冷，因说道：

“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摇头儿。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

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他。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往上一撂。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

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瞄了瞄，又撂下了。紫鹃怕他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鹃却躲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踏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

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九十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三版
1263—1265页

◀评析▶林黛玉在临终之时，已经看透了人心，万念俱灰了。她不仅深恨寡毒无情的贾府；由于误会，也深恨“背信弃义”的贾宝玉。因此，她在临终前把自己曾寄托过无限希望的诗稿烧掉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反抗性的。作者在这里写了她靠起、要诗稿本、要手绢、撕手绢、要火盆、焚稿等连续性动作，并作了“狠命的掌着”、“气的

两眼直瞪”、“喘成一处”等等细致的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林黛玉当时悲愤绝望的心情。焚稿后，林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仿佛如释重负，其实，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崩溃了。在这个世界上，她的诗稿不存在了，她本人也无存在的必要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再现生活后，能紧紧抓住读者用自己的经验去加以补充和联想。沉痛的笔墨令人在痛彻心脾之际，也难免不为主人公洒一掬同情之泪。

（成名）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影。冥搜未已，一癞头蟆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

蒲松龄《促织》，引自《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北京第二版126页

◀评析▶这里分五个环节具体描写了成名的一连串行动：执图诣寺，循陵而走，深入蒿莱，逐蟆见虫，捉得蟋蟀。每个环节中又有更具体的细节性动作，如捉得蟋蟀，就有扑、搯、灌、逐、得、审视等。整段描写贯通而有层次，细致而不显琐碎。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来自清《背影》，引自《散文选》(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439页

▲评析▲父亲的行动，透过“我”的眼而再现。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笔触描写了父亲上下月台的简单动作。“蹒跚地走”，“慢慢探身”，尚显得淡淡，直至写到要爬月台，那“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时，父亲那肥胖衰竭、老态龙钟的形象借一背影扑入眼帘，而“我”对父亲的深挚感情也和盘托出。

他（指“差半车麦秸”）试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细细的看了一眼，拿近鼻尖闻闻，再放一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他把头垂下去轻轻的点几点，喃喃的说道：

“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

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引自《短篇小说选》(四)，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12—13页

▲评析▲这是个刚刚入伍的游击战士，由于没有受到革命集体主义的熏陶，尚显得愚拙可笑，因而落了个“差半车麦秸”（不够聪明的意思）的绰号。作品这一节通过他“捏起土块”的一系列动作刻划性格，从“拭去”到“挪了几步”，从“捏起”到“捻碎”，从“看了一眼”到“闻闻”，直至“品品滋味”构成了人物连贯而又完整的动作过程，表现了中国老式农民的质朴性格和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由衷热爱。

天还没有亮，她（李妈）便起来，生着了炉子，把稀饭煮在那里，一面去倒马桶，扫地，抹桌子，洗茶杯，泡开水。

随后三少爷醒来了，她去给他换衣服，洗脸，喂稀饭，抱着他玩。太太和二少爷起来后，她倒好脸水，搬出稀饭来给他们吃，自己就空着肚子，背着三少爷，到小菜场买菜去。回来后报了账，给太太过了眼，收拾起碗筷，把冷的稀饭煮热，侍候老爷吃了，才将剩下来的自己吃。有时剩的不多也就半饿着开始去洗衣服。一直到煮中饭。预备好中饭，到学校里去接十岁的二少爷。吃了饭又送他去。下半天，抱孩子，洗地板。晚饭后还给三少爷做衣服，或给二少爷补破洞。她忙碌得几乎没有一刻休息，晚上总在十一二点才睡觉，可是天没亮又起来了。

曹彦《李妈》，引自《短篇小说选》(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479页

◀评析▶李妈是一个由于天灾人祸被迫流落到上海为人家当“娘姨”的农村劳动妇女。作者从天未亮写起，落笔到夜间十一二点，将一天繁琐、苦累的家务一古脑儿地套在主人公身上，在质朴的文笔中，让读者真切地感到主人公生活的劳苦和命运的悲惨。

……想到这里，陈文英就忘记了身份，忘记了节制，忘记了矜持，也忘记了廉耻，一纵身跳起来，两条胳膊紧紧地搂住周炳的胸膛，把自己红通通的脸蛋贴在周炳的心窝上。……她一直没有感觉到周炳有什么反应。那年轻的美男子只是直挺挺地站着，好象不会说，不会笑，不会吃东西的石头人一样。陈文英好象突热叫烧红了的铁烫着了似的，连忙缩回手，并且从周炳的身上跳了开来，嘴里连声说道：“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儿了！阿表，你把我毁了！……”

欧阳山《苦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北京新一版520页

◀评析▶陈文英是个年轻的贵妇人。她为周炳的美貌所动，想从他身上得到温暖，但顾及身份，她又时时装腔作势。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陈文英忘情地拥抱周炳的动作：先是一“跳”，一“搂”，“脸蛋贴在周炳的胸膛上”，可是见周炳并无反应，她又觉得失了身份，便又一“缩”，一“跳”，放开了周炳。作者描写陈文英从跳过去搂抱到缩手跳开来的动作过程，也就刻划出陈文英这个为情欲所动，不顾廉耻，而又故作伪态的贵妇人的心理变化过程。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钱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

.....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99页

◀评析▶这是梁生宝为合作社买稻种进饭店喝面汤的一段精彩描写。作者用“顶”“披”“抱”“走”“要”“喝”“吃”“打”“取”“掏”“拣”“付”等一连串简洁明了的动作，细腻而真切地刻划了五十年代大公无私，朴实敦厚的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形象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是的，她也许还在睡觉，或者在祷告。不要惊动她。”

最后他集中所有的勇气，用脚尖向前走去。他望了一望，他走了进去。空的！那小屋子依然是空的。那可 怜 的 聋 子在那小屋里慢慢地走了一圈，把床掀起看看床底下，好象她能够躲在垫褥和地板之间似的，于是他摇摇头发起呆来。忽然他气忿忿地用脚把火把踏灭了，不说一句话，也不叹一口气，用力拼命把头往墙上一碰，便晕倒在地上。

当他清醒转来，他就扑到床上打滚，疯狂地吻着她睡过的尚带微温的地方，他一动不动地，好象停止了呼吸似的，在那儿呆了几分钟，接着又站起来，满脸是汗，气喘着，昏迷着，敲钟一样平匀地把头向墙上碰去，好象决心要把头碰破。最后他又力竭地跌倒了一次；他用膝盖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小屋子，失望地蹲在门对面。

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644页

◀评析▶ 艾丝米哈尔达不在了！可怜的加西莫多再也无法忍耐了。作者于是运用细腻的笔触，详尽地、有层次地写出加西莫多从搜寻到膝行出屋蹲在门外的一连串行动，以此步步深入地揭示出他由焦急、痛苦到痴狂、绝望的心情变化。由此可见，注意人物的连贯性动作，具体地加以描写，不失为充分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演变过程的有效手段。

她站立起来，匆匆地走开，停下，转回来，双手抱住老人的脖子，然后又离开他，慌慌张张地走了——这次动作很快，是要隐藏她脸上滚下来的泪珠。

狄更斯《老古玩店》（许君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34页

◀评析▶ 外公对小耐儿说的那一席关于她的命运的话，使小耐儿震惊、哀伤。作者通过描写她出去开门前那欲走不忍，欲留不能以及终于慌张走开的每一个动作，成功地显示

出小耐儿当时起伏不平的内心情感和强压的痛苦理智。

他尽可能轻手蹑脚地走近客店。他认得旁边的这间小屋本来是狗舍，后来葛维堪姆就睡在那里；它和酒吧间接近，是一个小窗面朝广场，格温普兰轻轻地搔着窗上的玻璃。叫醒葛维堪姆就够了。

葛维堪姆的卧房里毫无动静。格温普兰想：在他那种年纪，睡觉是睡得很熟的。他用手背在玻璃窗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仍然毫无动静。

他很快地接连敲了两下。房间里依热声息全无，于是他忐忑不安地走到客店大门，用手敲门。

没有人回答。

他一边开始担心一边想：尼克莱斯老板年纪老了，孩子的睡眠很熟，老人的睡眠很迟钝，别胡思乱想，敲得更响一点吧！

他轻轻敲门，他用力敲门，他用脚踢门，他用身体撞门。这样引起了他的一个遥远的回忆，他在十分幻小的时候，在魏谋斯，怀里抱着小小的“女神”，也敲过一次门。

他猛烈地敲门，象一个爵士那样敲门，他的确是一个爵士，多么可叹！

房子里依然静悄悄的。

他觉得自己激动起来了。

他再也不顾什么小心谨慎了。他大声喊：“尼克莱斯！葛维堪姆！”

同时他注视着各个窗口，看看有没有烛光亮起来。

客店里毫无动静。没有人声。没有响声。没有亮光。

他走到供马车出入的那道大门前面，用身体撞门，推门，狂热地摇门，一边叫喊：“‘熊’！‘人’！”

那条狼并没有吠。

他的额角上渗出了冰冷的汗珠。

他望了望自己的周围。……

忧虑的疯狂攫住了他。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发生过什么事情？难道生活在他的后面崩溃了吗？他们所有的人得到了什么遭遇？啊！我的上帝！他象风暴一般向房子冲过去。他用手和脚敲侧门，敲正门，敲窗户，敲百叶窗，敲墙头，他由于恐怖和忧虑而愤怒异常。他叫喊尼克莱斯，葛维堪姆，菲比，维诺斯，“熊”，“人”。他对着墙发出各种喊声和响声。他不时停下来倾听，屋子里依然静寂得象死掉一般。于是他又激怒起来，重新开始撞啊、敲啊、喊啊，用拳头撞啊，弄得声震四方，简直可以说是雷电正在尽力唤醒坟墓。

……格温普兰用各种可能的形式重新开始吵闹，他停下来，又再开始，毫不休息地叫喊向着这个悲惨的静寂进攻。

他喊了无数次可能在屋子里的人；他喊遍了所有名字，只除了“女神”这个名字。……

叫喊穷尽以后，剩下的就是跳墙而入了。他对自己说：“一定要走进屋子里。”可是怎样走进去呢？他打破了葛维堪姆的卧室的一扇玻璃窗，伸手进去，皮肤被划破了，他拔掉窗户的插销，打开了窗户。他发觉他的剑可能妨碍他。就愤怒地把剑扯下来，连剑、剑鞘和皮带一起扔到地上。然后他踏着墙上凹凸的地方爬上去。虽然窗户很狭，他也钻了进去。他走进了客店。

……格温普兰痉挛着走过酒吧间，撞在桌子上，踏在杯盘上，推翻了凳子，踢倒了水壶，跨过家具，走到通向院子的门，用膝盖一撞，把门闩撞开，门向外边弹了出去。他望着院子，“绿房子”再也不在那里了。

頁

◀评析▶格温普兰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后, 便愤然冲出那座罪恶的宫殿, 迫不及待地赶回塔德爾斯特客店去寻找“女神”和“熊”,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们才是与他相依为命的亲人。赶到旅店, 他在叫门时先用手指“轻轻地搔着玻璃”——怀着马上就可以见到“女神”和“熊”的希望, 接着“忐忑不安地走到客店的大门, 用手敲门”——“开始担心”了; 然后“轻轻敲门”、“用力敲门”、“用脚踢门”、“用身体撞门”、“象一个爵士那样”“猛烈敲门”

他激动起来了”; 随之他又一次次地“撞啊、敲啊、喊啊, 用拳头擂啊, 简直象似“雷电正在尽力唤醒坟墓”——他已被“忧虑的疯狂攫住了; , 并“由于恐怖和忧虑而愤怒异常”; 最后, 格温普兰不顾一切地破窗而入, “痉挛地走过酒吧间”, 看到院子里“女神”和“熊”居住的“绿房子”不在了——他终于失望了。作者循着格温普兰如何急于进门寻找“女神”的行动过程, 尽力铺排, 展开了详尽备至、层层深入的描写, 并同时辅以人物起伏不定的心理活动的烘托和死寂般环境气氛的渲染, 将格温普兰内心由希望——不安

焦灼——恐怖——失望渐次高涨的感情波澜惊心动魄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了。

他(别里托夫)整个钟头抽雪茄、喝咖啡。好久好久地想着今天该做什么事。看书, 还是散步呢? ——后来他决定还是散步, 便脱去了软鞋。但是, 忽然记起自己规定每天早晨读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著作, 他又穿上软鞋, 拿起一支雪茄。这样把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准备都做好了。可是不幸得很,

雪茄盒旁边放着一本拜伦诗集，他躺在沙发上看“唐璜”，直看到五点钟。他看完了再看看表，已经很迟了，不觉吃了一惊，连忙叫执事赶快准备服装。

赫尔岑《谁之罪》，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56页

◀评析▶对别里托夫的这段行动描写是塑造这个“多余人”的典型形象的重要一笔。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使他要化“整个钟头抽雪茄喝咖啡”来考虑今天该做什么事，起先他决定散步，忽然又想起自己规定每天早晨应该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又发现桌上的一本“拜伦诗集”，于是原先的计划又化为乌有。宝贵的时间就在这毫无目的的生活中白白地流逝了。这是当时俄国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这一描写尖锐地批判了造成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停滞、愚昧、专横的俄国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

隔了一会儿，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也走进会客室里来了。他又开两腿，怒气冲冲地扳着打火机，走到钢琴那儿，动手弹着音键。出乎意外地，居然弹出一支“小调”。达莎觉得心里凉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大声地关上钢琴盖说道：

“这原是在意料之中啊”。

达莎把这一句话在心里反复说了好几遍，企图了解它的意义。突然门廊里响起了尖厉的铃声。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抓住胡子，可是——他光用一种抑住的嗓音，发了声“哦——哦——哦！”——什么事也没做，赶紧回到书房里去了。

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朱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0月第一版25页

◀**评析**▶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了解到自己妻子卡嘉干了不名誉的事后，有气无处出，有火无处发，你看他“叉开两腿”，怒气冲冲地扳着打火机”，“大声地关上钢琴盖”，“抓住胡子”，“赶紧回到书房”，这一连串的行动，集中反映了他十分痛苦、意欲破坏一切的心理状态。

我两手支在膝盖上，探着身子往一个窗户里面望去；透过镂空花边窗帘，我看见一个四四方方的地下室。地下室的灰色墙壁，被一盏有蓝色灯罩的小灯照亮了。小灯底下，一个姑娘面对窗户坐着写信。现在她抬起头来了，用红笔杆把垂到鬓角的一绺头发撩上去。两只眼睛眯缝着，面庞堆起笑窝儿。她慢慢把写好的信叠起来，装入信封里，用舌尖沿着封口的胶边一舔，就封上了，然后将信封抛在桌面上，伸出她那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向信封恶狠狠地点了点。重新捡起信封，皱起眉头把它扯开，又读了一遍，再装进另一个信封里，粘好，伏到桌子上写好地址，把信封高高举起，象摇一面小白旗一样晃了晃。她旋舞着，拍着手向放床铺的屋角走去，随后又从那里出来，脱掉小衫子、露出圆得象酥油面包似的肩膀，她从桌子上拿起灯，又隐没到屋角里去了。在观察人们独自一人活动时，你会觉得她象一个疯子。我在院子里踱着步想：这个姑娘孤身在自个儿的小屋里过的生活是多么奇怪呵！

高尔基《我的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59页

◀**评析**▶通过“我”的眼光，详尽地记述了一位姑娘写信时和写完信后的连贯性动作，微妙微肖地表现了姑娘激动而羞涩的心情，虽然作者并未交待信件的内容，但姑娘的不同寻常的行动已充分地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吸引着读者去

窥探其中的秘密。

他（马特维）把她（娜塔莎）抱在怀里，忘情地接吻，把她用双臂托起，满舱里转；给她唱滑稽歌曲，逗她发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娇嫩的面颊，哄她入睡。用小匙子喂她吃饭，用新梳子替她梳头。说不尽的温存，没完没了的爱抚。娜塔莎完全迷醉了。她无法制止他这样做，她宁愿满船上的旅客，都做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伊·戈洛索夫斯基《爱》（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25—26页

◀评析▶这段描写突出地说明了这对年轻人爱得是多么深，几乎忘记了一切，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俩。这样，也为后来娜塔莎始终怀念她误认为已经离开人世的马特维的故事情节的出现打下了合理的基础。

特写镜头式的描写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司马迁《淮阴侯列传》，引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2610页

◀评析▶作者于“屠中少年……众辱之”和“一市人皆笑”的场面中，细致而有层次地描写韩信当众受侮辱时的动作：“孰视”，“俛”，“出胯下”，“蒲伏”，八个字象特写镜头一样把韩信推到读者眼前，给人以强烈而深刻的印象，在难堪与屈辱中让人看到韩信的气度和不凡。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筋，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筋缘故，轻轻掩饰过了。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187—188页

◀评析▶踌躇满志的曹操，在酒酣兴浓之时，洋洋自得

地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仿佛很看重刘备，其实主要还是自诩。而故意灌园艺蔬、装出庸碌无为之态的刘备，却以为老谋深算的曹操看破了自己的韬晦之计，惊慌得连筷子也拿不住了。这个特写镜头，通过曹操的手势和刘备闻言失筋，从容拾筋以及借雷声掩饰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曹操目空天下，睥睨一世的骄傲神态和刘备机智沉着的应变能力。

韩老六的秃鬓角才从地上抬起来，一个穿一件千补万衲的蓝布大衫的中年妇女，走到韩老六跟前。她举起棒子说：

“你，你杀了我的儿子。”

榆木棒子落在韩老六的肩膀上，待要再打，她的手没有力量了，她撂下棒子，扑到韩老六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

她一提起她的儿子，就掉眼泪。好些妇女，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婆子都陪她掉眼泪，她们认识她是北门里的张寡妇。

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第二版169页

◀评析▶这是斗争地主韩老六时，对怀有杀子之仇的张寡妇的一个行动描写。从“撂下棒子”到“扑到韩老六身上”，直至“用牙齿去咬”，人物内心感情表现得何等强烈！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借这一镜头得以渲泄。

……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识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我反党了呢？我是叛徒吗？嗯？”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狂妄的女人大叫一声，抱起鸡窝似的脑袋。

诊疗室里静得连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惊呆了的女医生的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打算从将军手上夺下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巴望它痛痛快快地落下来，猛击到那个布满了肮脏雀斑的塌鼻梁上。

但是拐棍终于没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叭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

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选自《小说月报》1980年第二期7页

◀评析▶作者抓住将军举起拐棍要揍那个“布满了肮脏雀斑的塌鼻梁”的一瞬间，集中笔力进行了刻划：从“‘刷’的一声举起”，到“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直到“‘叭叭’一声”断成两截，作者描写的镜头，始终不离将军的拐棍。将军对不正之风的强烈愤慨，由这种愤慨引起的无法遏止的怒火，这种怒火，最终又被理智压制下去，人物的心情变化，都在这举起拐棍上表现出来。

陈水盛从人堆里挤出来，觉得头脑昏昏胀胀的，一走出杂货店的门外，迎面吹来一阵冷风，使他全身忍不住都抖索起来。他拉了拉身上单薄的衬衣，把原先卷起的袖子放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被压挤得扁皱皱的红色烟盒，里面连一支烟都没有，但是他还不死心，把烟盒整个撕开来查看一番，才恼恨地把它揉成一团，随手向地上一摔，带着几分泄愤的神气。杂货铺的门槛上有几支被丢弃的短短的烟头，已经有点潮湿了。他弯身捡起来，很珍惜地拿在手上细心地捏弄了一下，才摸出火柴来，躲靠在墙脚下点了一支，猛力地吸两口，眼看已经吸到尽头，嘴都觉得有点烫了，他还要再轻轻

地吸一口，然后又接着点另一支，显出非常微弱细小的红光。

全输光了！卖了一天地瓜赚来的一百块钱，全给输了。
他挑起搁放在墙脚下的空箩筐，觉得轻飘飘的。

王拓《炸》，引自《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北京第一版32
9页

◀评析▶为了给儿子凑足学费，便用卖地瓜的钱去赌，
赌输了，走出赌场，捡起烟头吸了起来，主人公空虚、怅
惘、悔恨、失望之情通过了一特写镜头鲜明地再现出来。

厄蒲斯去拿调色板和画笔。矮小的老头兴冲冲地卷起袖
子，把大拇指伸进厄蒲斯递给他的堆满了各种颜料的调色
板。他似乎不是从厄蒲斯手中拿过，而是夺过一把各种型号的
画笔，他猛一用力，山羊胡子突然颤动起来。这种动作表达
了他手心发痒，急欲一试的心情。他一面用画笔蘸着颜料，
一面嘟囔：“这些颜料，还有制造这些颜料的人，都该从窗
口扔出去。颜色刺目不堪，全无真实感。用这玩艺儿怎么画
画？”接着他用画笔敏捷地蘸着一堆堆不同的颜色，有时把
所有的颜色都蘸遍了，动作之快，比教堂管风琴师演奏复活
节圣乐时手指滑过整个键盘的速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尔扎克《不可思议的杰作》（张裕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北
京第一版70页

◀评析▶从大拇指伸进调色板，到画笔飞快地蘸着一堆
堆颜料，作者始终将描写的镜头牢牢地对准老画家的那只
手。把“手”的动作写足了，写活了，老画家那“急欲一试
的心情”也就水到渠成地充分表现出来了。

他（奥勃洛摩夫）足足躺了半个钟头，为这个打算而苦恼，后来觉得喝了茶再干也还不迟，可以照常在床上喝茶，况且躺着思索也并不碍事。

他就这么办了。喝了茶，他坐起身子，差一点就要下床；他向拖鞋望了几眼，甚至从床上伸下一只脚去，可是立刻又把脚缩了回来。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6页

◀评析▶奥勃洛摩夫下床穿拖鞋的这一特写，是对这个懒惰成性的寄生者的尖酸的嘲讽，语言幽默诙谐，如“差一点就要下床”（然而并未下床），“甚至从床上伸下一只脚去”（然而立刻又缩了回去），读后令人发笑，但是留给读者的问题却是发人深省的。

老头儿放下了钩丝，把它踩在脚底下，然后把鱼叉高高地举起来，举到不能再高的高度，同时使出全身的力气，比他刚才所聚集的更多的力气，把鱼叉扎进正好在那大胸鳍后面的鱼腰里，那个胸鳍高高地挺在空中，高得齐着一个人的胸膛。他觉得鱼叉已经扎进鱼身上了，于是他靠在叉把上面，把鱼叉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推到里面去。

海明威《老人与海》（海观译），引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39页

◀评析▶老人向大鱼扎下这致命的一叉，仅仅发生在一刹那时间里。作者捕捉住这一精采的镜头，通过再现老人手持鱼叉、手扎鱼叉和手推鱼叉的情景，使读者从这幅人与鱼搏斗的画面中清晰地看到了那双有力的大手和那柄闪亮的钢叉，从而深切地体味到人的伟力和智慧。

这辆汽车后面还有辆小汽车，它们从过道口开上街道，一辆接一辆，慢慢地朝公园这边开过来。

叶列娜·尼柯拉叶芙娜眼也不眨地盯着这些汽车，她的指头骨节稍粗的小手突然急速地把辫子一根一根提起来，盘绕在头上。她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快，完全是机械的，后来她发觉没带发针，可还站在那里，双手捧着头上的辫子，望着街道。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194页

◀评析▶叶列娜·尼柯拉叶芙娜急速盘辫子的下意识动作，集中反映了她在看到突然闯进村的德国鬼子汽车后的惊骇、愤怒的心情。

运用修辞手法的描写

就在这时候，胡杏却显出那临危不乱，灵慧矫捷的本领来。看着她端端地坐在床沿上，全身纹丝儿不动，谁知何守义猛扑上去，扑通一声，竟扑了一个空，一头撞在床板上，撞得他火星迸裂，啊唷直喊。胡杏早站在一旁，举起手来，缓缓地理着头发。她那神情风度，真是凤凰没有这般敏捷，黄麝没有这般迅速。竟是神仙下凡的一般。

欧阳山《苦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北京新一版457页

◀评析▶连用“凤凰”“燕子”“山猫”“黄麝”来比喻胡杏动作的安详、敏捷、轻盈、迅速，使胡杏的形象显得十分美好，也使这段文字增添不少风采。

时间不容任何人考虑，突然情况不容任何人犹豫。这真是关键的关键哪！就在这时候，欧阳海，他象支离弦的箭，他象颗出膛的炮弹，冲着车头，朝着战马，迎着危险飞奔而去……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438页

◀评析▶这是对欧阳海舍身救列车行动的描写。“离弦的箭”、“出膛的炮弹”比喻欧阳海动作的迅疾、勇猛，“冲着”、“朝着”、“迎着”三个排比短句，既渲染了紧张、壮烈的气氛，也写出了欧阳海舍生忘死的英雄品格。

外祖母不是在跳舞，仿佛是在讲故事。你瞧，她若有所

思地悄悄地走着，身子晃悠着，手遮额头往四外看，她那整个巨大身躯犹豫不定地摇动着，两脚小心翼翼地摸索着道路。她站住了，突然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面孔抖了抖，皱了皱眉，马上又容光焕发，满脸堆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她向旁边一闪，推开一只手给人让路；垂下头，屏着气一动不动，静听着，笑容显得更快乐了，——忽然间，她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象一阵风似的显得更匀称，更高大了，这时，人们的视线再也不能离开她，她象奇迹似的回复了青春，鲜花怒放似的美丽、可爱！

高尔基《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39页

◀评析▶“外祖母不是在跳舞，仿佛是在讲故事”，设喻新颖，不落俗套，外祖母每一舞蹈动作的变化，都好像是一个完整的情节，我们仿佛不是在看她跳舞，而是在听故事，我们似乎从中看到了外祖母曲折坎坷的一生，其中有痛苦，也有欢乐。

……忽然，当刽子手的助手正要执行夏赫莫吕的漠然的命令的时候，他（加西莫多）跨过花楼的栏杆，用双脚、两膝和两手抓住绳子，接着人家看着他滑到了教堂正面，好象沿着玻璃窗滑去的一滴雨水，用一只从屋顶跳下来的猫儿的迅速姿势，跑向那两个行刑助手，用他巨大的拳头把他们打倒，一手抱起吉卜赛女郎，就象一个孩子抱起他的洋囡囡似的，一闪便跳进了教堂，把少女高举肩头，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圣地！”

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455页

◀评析▶作者在描写加西莫多抢救艾丝米哈尔达时别出新意地连用了三个比喻——滑下玻璃窗的一滴“雨水”，跳

下屋顶的“猫儿”，抱起洋囡囡的“孩子”，生动形象地显示出加西莫多的行动是多么敏捷、利索和果敢。

早餐结束了。车夫早已套好马车。车子拉到台阶前面。仆人一个接一个往外跑。有的拎箱子，有的提包裹，有的背大口袋，转身又去拿别的东西。他们象苍蝇叮糖食一般围住了马车，大伙儿都蜂拥到那里张罗着。

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周朴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24—25页

◀评析▶作者在这段简短的行动描写中，信手拈了两个比喻：“苍蝇叮糖果一般”“蜂拥到那里”，生动而贴切地表现出了仆人们为主人搬运行李时的那种闹哄哄的忙碌紧张的情形，点出了这群奴仆对主人极端顺从、卖力的精神面貌。

对 比 描 写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酈生上坐，谢之。

司马迁《酈生陆贾列传》，引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第一版2692页

▲评析▲刘邦初见酈生，行动中透出倨傲、藐视与不耐烦，听了酈生的责问后，顿然省悟，行动中显出恭敬、谦逊和自责。刘邦前倨而后恭，前后行动判若两人，既反映他能识大体，求贤若渴，善于克制感情，也说明他城府颇深，不无权诈。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揕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司马迁《刺客列传》，引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534—2535页

◀评析▶作者一方面描写荆轲的行动：抓紧图穷匕现的一刹那，迅即对秦王下手；被砍伤后，又继续用匕首掷秦王，在“被八创”的情况下，仍“倚柱”、“箕踞”、“笑”“骂”秦王。表现了荆轲面对强敌，血战到底的不屈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作者还通过秦王挣断袍袖，环柱而走，拔剑不出等慌乱动作和荆轲死后还“不怡良久”的狼狈相，衬托了荆轲的凛凛虎威，使人读后不禁要发出“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陶潜）的慨叹。

（谢氏）说罢赌气，果然把那铜耳环、铜压发除了下来，劈面掼去。宗孔嬉皮笑脸的拾起来，也不言语，往外就走。……

宗孔头也不回，一直走到贵兴家中。……贵兴道：“叔父又要张罗什么？”宗孔道：“不要说起，刚才我回家去，看看恰好柴也没了，米也缺了！”说到这里，把那铜簪儿环儿故意半隐半现的，在贵兴眼前晃了一晃道：“拿这个去当了！好叫他们买起柴米来。”贵兴道：“叔父为了我的事，哪有叫叔父破费的道理？不必当，我这里拿去用吧。”说罢，拿出十两银子来，交与宗孔。宗孔……辞了出来，气忿忿的跑回家中，把银子往桌子旁一掼，直挺挺的坐着，瞪起了眼睛一言不发。谢氏走到桌子旁边一看，果然真是银子，便陪笑道：“官人！当真把那铜东西换出银子来，真是本事！”宗孔也不言语，把那铜簪走环走，劈面的掼了过去，

吴趸人《九命奇冤》第五回，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17—18页

◀评析▶宗孔处心积虑帮助贵兴陷害梁家，但自己家里一文不名，柴干米净。于是他便骗得了老婆的铜首饰演戏似的去贵兴家叫苦，得到银子后又回家对老婆耍威风。这段描写中，不仅宗孔自己“拾”首饰、“亮”首饰、“攒首饰”的三部曲相映成趣；宗孔回家把首饰对老婆“劈的攒了过去”与谢氏把首饰对他“劈面攒去”也对比生动，使宗孔这个奸滑、狠毒而又无廉耻的小人的性格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许云峰又看见那个头发上托着鲜红发结的姑娘，轻盈地走到水边。……她用一只漱口缸，舀了一缸水。迟疑了片刻，又蹲下身子，把缸里的水，往水潭中倒出一些。许云峰看出，这位姑娘，不愿把水舀的太多，要留给更多的战友取用。

……

转角处忽然跑来一个全身穿灰布军装的人，差点把姑娘手中的水缸撞翻了。那是龙光华，他抱歉地点点头，大踏步走向水潭。许云峰看出他戴着褪色的军帽，有着一双火一样热情豪爽的眼睛，衣袖高高地卷起，露出两只黝黑的手臂，他大步走到潭边，毫不犹豫地用水罐满满地舀了一罐，抬起头就跑了……

不到一分钟，龙光华又出现在水坑边，他又满满地舀了一罐。

他又来了，又去舀水……

许云峰不知道这战士为什么这样匆促地舀水，但从他正直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舀水决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二版232—23

◀评析▶孙明霞和龙光华同是舀水，但一个是用“漱口缸”，一个用水罐；一个舀了一小缸还迟疑片刻又往水潭中倒出一些，一个是满满地一罐又一罐地舀，而且是“毫不迟疑”。作者这样把二人的行动对比着写，从两人截然不同的行动中，表现出革命战士共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品质。

过了一阵，颜少春的注意力不由得集中到一个三十左右、容颜消瘦俊俏的妇女身上去了。因为从一开始，她就留心到这个女人既没有笑，也没有跟人家答白，只是埋头狠命地挖。看那单薄的身子，好象很有一把力气，她挥动着一把大锄，那么三下五下的，一个树疙瘩就给挖起来了。

颜少春对付着一颗老树疙瘩，一连挖了几十下，也挖不起来。这时，那个沉默的女人走过来，微微一笑，轻声说：“我来。”只见她翻山翻山几锄头把四周的根子斩断，把土刨了开来，咬紧嘴唇，对准那插入泥土的入地根，又是那么几锄，树疙瘩就起来了。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104页

◀评析▶作者选取“挖树疙瘩”这一动作来进行鲜明的对比描写：一个“三下五下”“那么几锄，树疙瘩就起来了”；一个“一连挖了几十下，也挖不起来。”而通过这一行动的对比描写，又让人对比地看出生活经历不尽相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县委工作组组长颜少春，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四姑娘。

这不能不说是可惊可怕——当加西莫多在这种半昏迷状态中胜利地经过圣母院前面时，忽然一个人从人群中跳出来，

用很愤怒的姿态夺掉了那表示他的愚人之王的身份的镀金圭杖。

.....

一声恐怖的叫喊。可怕的加西莫多从辇舆上跳了下来，妇女们回过脸去，免得看见他把副主教撕成碎块。

他向那牧师鞠了一躬，并且向他跪下。

牧师踢他的脚，折断他的圭杖，扯下他的袈裟。

加西莫多依旧跪着，低着头，抱着双手。

于是他们之间来了一些奇怪的记号和手势，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说话。牧师激动地直立着，横暴地恫吓着，加西莫多卑躬地、服从地匍伏着。这时加西莫多的确可能用他的拇指把牧师捏碎的。

最后牧师粗暴地摇着加西莫多的肩膀，作了个手势叫他起来并且跟他走。

加西莫多站起来。

.....

加西莫多在牧师面前，紧握着强健的拳头，象一只发怒的老虎样磨响着牙齿，看着加害他的人们。

牧师又装出一副阴沉的样子，向加西莫多作了个手势，悄悄地退去了。

加西莫多走在他前面，在人群里替他开路。

雨果《巴黎圣母院》第二卷(陈敬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88

页

◀评析▶将副主教的行动同加西莫多的行动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便愈加显出前者的凶暴、专横和阴险，显出后者的温和、顺从和善良。这样的描写，往往起到彼此衬托、相得益彰的作用，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书记官站起来，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清楚而响亮，可是太快，而且π和ρ这两个字母的音分不清，结果他的声调就混合成不间断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忽儿把胳膊肘倚在圈椅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倚在那边扶手上，一忽儿闭上眼睛，一忽儿又睁开，彼此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把刚要开口打呵欠的那种痉挛动作压下去。

……玛丝洛娃听着书记官朗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不动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口气，把手换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45—46页

◀评析▶对玛丝洛娃宣读起诉书时，一贯草菅人命的法官们昏昏欲睡，漫不经心，作者连用六个“一忽儿”的排比句式，把法官们的丑态暴露无遗。与此相反的是，玛丝洛娃全神贯注地在倾听法官宣读起诉书，她“时而全身一震”，“时而涨红了脸”，有时还“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有时“沉重地叹一口气”，反映了她既想奋力抗争替自己伸冤，又觉得个人决敌不过整个社会而听天由命的矛盾心理。在这对同一事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的强烈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法庭、监狱、整套法律制度的虚伪和残忍。

回到家，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照常走进了他的书房，坐在他的安乐椅上，拿起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籍，在他来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一点钟的时候。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擦着他的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象在驱除什么似的。在惯常的时间，他站起身来，梳洗了

一下准备就寝。安娜还没有回来。腋下挟一本书，他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象平素那样对于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的妻子与她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所占据了。和他平常的习惯相反，他没有去睡，却背着两手开始在房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去睡，感觉到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状况仔细考虑一番。

……他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他那有规则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室的吱吱作响的镶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仅仅反射在挂在沙发上的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走着，于是又走过她的房间，那里点着两支蜡烛，照耀着她的亲戚和女友们的画像，和她的写字台上他早就熟悉的精美的玩具。他穿过她的房间到了寝室的门口，又往回走。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08—209

页

◀评析▶作者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在得知自己的妻子与渥伦斯基有暧昧关系之后的反常行动，与他平时的惯常行动进行对比，既表现了他那按捺不住的愤怒而烦躁不安的心情，又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乞乞科夫是刚刚醒来的，他欠伸了一下，觉得睡得很舒畅。他再静静地仰卧了两三分钟。就使他的指头作响，一想到自己快要有了将近四百个魂灵，他的脸便也开朗起来了。他于是跳下眠床来，不照镜子，也不向自己的脸去看一眼，他原是很爱看自己的脸的，尤其是下巴，因为他每有机会，总对着他的朋友们称扬，特别是在刮脸的时候。“瞧一下罢”，他常常说，“我有多么出色的圆下巴呀”。于是就用手

去摸一摸。但今天，对于下巴，对于脸孔却连一眼也不看了，倒赶紧穿起绣花的摩洛哥长靴来。这在妥尔晶克市卖的很多，因为合于我们俄国的嗜好，是一笔大生意。其次是他只穿一件短短的苏格兰样小衫，颇为老练的用脚后跟点着地板，勇敢的跳了两跳。这之后就立刻去做事：他走到箱子前面，恰如廉洁的地方法官在下了判决之后，要去用膳似的，做了一个满足的手势，于是弯向箱子上面去，取出一小包纸片来。他想要毫不拖延，把这件事情办妥。

果戈里《死魂灵》（鲁迅译），引自《鲁迅译文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202页

◀评析▶乞乞科夫在快要有四百个魂灵时，眼见得从中牟取暴利的目的就要实现，浑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兴奋起来，他忘乎所以，一反常态，连起床后一定要照镜子的习惯也改变了。过去他是“很爱看自己的脸的”，如今在追逐金钱、投机取巧的过程中，占据他整个头脑的只有一个“钱”字，“对于脸孔却连一眼也不看了”，而且毫不掩饰地，“做了一个满足的手势”。乞乞科夫身上的这一小小动作的前后明显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一味追求金钱的贪婪本性。

他开始拿书籍回来，悄悄地在用功，读过的书，立刻藏了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的纸上，写好之后，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谈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地吃了早茶就去上工，中午回来吃饭，在食桌上，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又要到傍晚方才回来。晚上，他很仔细地洗了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息日，他一早出去，直到深夜方才回家。她知道他

是到城里去看戏，但是城里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她觉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又觉得在他的话里面，添了许多她所不懂的新字眼，而那些她所听惯了粗暴和凶狠的话，却从他嘴里听不见了。在他动作里面，也增加了许多使她注意的小事情：他戒除了爱漂亮的习惯，对于身体和衣服的清洁，却更加注意起来，他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矫健，他的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

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母亲焦虑不安的注意。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些新的东西：他有时候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亲自整理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工作，在工人区是谁也不会这样做的……

高尔基《母亲》（夏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13页

◀评析▶巴威尔每一个细微而新奇的动作都逃不开母亲的眼睛，而且母亲的心又总是那么细腻。观察的结果使母亲感到惊讶，甚至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母亲无意中在拿以前的巴威尔同现在的巴威尔进行对比：以前的巴威尔和工人区里的每个工人没什么二样——粗暴、凶狠、酗酒。……而现在的巴威尔则变了——他爱读书、爱整洁，而且“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了些新的东西”，“总之在工人区是谁也不会这样做的”。作者就是抓住了人物前后行动的差异（人物以前的行动略），借用母亲的眼睛，暗示了革命带给巴威尔身心两方面的变化。

礼服上有一个纽扣是普列汉诺夫最喜爱的，他温存而且不断地用手指摩抚它，并且在停顿的时候象按电铃似地按它一下，——可以说，正是这一按才停止一下他的滔滔不绝的演讲。在一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准备答复什么人，把两手

交叉在胸前，提高嗓子轻蔑地哼出一声：

“咳”！

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工人們的哄然大笑，普列汉诺夫竖起眉毛，半边脸也发白了，我说半边脸，因为我坐在讲台旁边，只瞧见了演讲人的侧面。

当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会议演说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列宁了，——他时而蜷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好象怕热一样；他把手指插到腋下，摸一摸下巴，摇一摇光亮的脑袋，悄悄地在汤姆斯基耳边讲了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没有修正派”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秃顶也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哑笑而颤动着，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工人们也微笑起来……

高尔基《列宁》（曹葆华译），引自《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11页

◀评析▶一个历史伟人，一个革命领袖。通过对这两个人物不同动作举止的描写，表现了这两个人物性格上的差别和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对普列汉诺夫习惯性动作举止的描写，是为了突出他性格中矫揉造作，故弄姿态的一面。而对列宁的习惯动作举止的描写，是为了表现他性格中平易近人，活泼爽快的一面。同时，从这种描写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刻分歧，从而使这两个人物的性格越发鲜明，形象越发真实。

同时並现的描写

终于“收蚕”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烧饭，时时看饭锅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老通室拿出预先买了来的香烛点起来，恭恭敬敬放在灶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小小宝帮着把灯芯草剪成细末子，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太阳也近午刻了，饭锅上水蒸气嘟嘟地直冲，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把“蚕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髻上‘就到“蚕房”里。老通室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儿和灯芯草碎末。四大娘揭开“布子”，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过老通室手里的秤杆来，将“布子”挽在秤杆上，于是拢下发髻上的鹅毛在布子上轻轻儿拂，连野花片，灯芯草末子，连“乌娘”，都拂在那“蚕箪”里了。一张、两张，……都拂过了，第三张是洋种，那就收在另一个“蚕箪”里。末了，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箪”的边儿上。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了一个月光景的和恶劣的天气和恶运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

茅盾《春蚕》，引自《短篇小说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86—87页

◀评析▶围绕着“收蚕”这一中心事件，作者展开了对老通室全家老小的行动描写，四大娘的心神不安，阿四阿多的忙碌欢喜，小小宝的天真可爱，老通室的禁忌迷信‘一个

个形态毕露。这是继四大娘“畜种”之后的又一精彩情节，也为“丰收成灾”的小说高潮留下蓄势。

侯清槐被他父亲关在屋子里，他威吓他父亲道：“你要不放咱出去，咱放火烧了你这屋，看你怎么样。”侯全忠弯着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叹着气。他的女儿在他身后转，向他要开门的钥匙。他老婆噤着嘴，坐在门外的一个草蒲团上，她已经弄糊涂了，不知同情哪一个好。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211页

◀评析▶儿子积极斗地主，老子坚持“和为贵”。父子矛盾斗争的结果：老子将儿子锁在屋内。儿子的决绝态度，老子的哀叹神气，女儿的清醒举动，母亲的手足无措，在同一件同一时刻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时轰轰隆隆震天动地的声音越来越感到逼近。老人也开始怀疑起来：

“是啊！这是大水啊！”当老人这么说，家里所有的人，把内心的极度惶恐都表现在行动上慌张起来。跑啊——跑啊——大水来了——。外面已经有人惨绝嘶声地叫喊，青番的老祖母和母亲都散着发跪在大庭的红色的八仙桌前天公啊地公啊地呼神叫佛。小孩子畏缩在屋檐下哀叫母亲。“阿成！快把小孩子背走——。青番，你快到猪圈里把猪放生，还有牛、鸡、鸭都放了——快！女人不要哭了，快跑呀！看哪里稳就哪里跑。”青番的祖父疯狂地喊着。

“阿公，你呢？”

“我你不用管，你还年轻快点跑？”

“阿公我带你。”

“跑！跑……。”老人手拿着一根手杖，每说一字“跑”就往青番的身上狠狠地打过去。老人把手杖都打断了，青番还是没跑开。老人手拿着半截手杖又连继打着：“你不跑我就打死你！”后来老人口里说些什么都听不清了。因为他们都哭得不成声音了，青番的眼睛被阿公打破头皮的血淹得有点模糊，但神志还很清楚，他强背着想留在屋子里的祖父往外面冲出去。外面暗得天和地都分不开，只听那已经逼上来的洪水声和人畜混乱的哀号声，当青番在稍做方向的判断的时候，水就冲到了。

青番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他躺在庄屋人的竹筏上，旁边还躺着两个肚子胀水鼓得很高而断了气的村人。

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引自《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北京第一版182—183页

◀评析▶这是洪水到来之前的特定时刻，一个家庭各种人的惶恐心理和变态举动：祖母和母亲呼神叫佛，乞灵于神佛；小孩子哀叫母亲；祖父疯狂地但又清醒地叫喊着、命令着，并用手杖连续打着自己的孙子，让家人逃跑，这些行动发生在同一特定时间，典型集中而又切合人物各自的身份。

法庭上，证人们用没有抑扬的调子很快地陈述着，法官们冷淡地，不乐意地说着。那个胖法官用肿胀的手捂住嘴打着欠哈。红胡子的法官的脸色变得更苍白，有时他举起手来，用指头用力按着太阳穴，用含着哀愁似的眼睛茫然望着天花板。检察官偶而用铅笔在纸上划一下，又去跟贵族代表悄悄地谈话。贵族代表抚着灰色长须，转动着美丽的大眼睛，神气地点头微笑。市长翘着腿坐着，用指头在膝上敲着，聚精会神地望着指头的动作，只有乡长仍旧将肚子放在两膝上，

小心地用手捧着肚子，低了下坐着。大约只有他一个人在细听这种单调的嗡嗡声。还有那小老头儿将身子埋在椅子里，好象没有风的时候的风标一般丝毫不动地听着。

高尔基《母亲》（夏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364页

◀评析▶作者用略带嘲弄的笔同时描写了在法庭上从法官、检察官到市长、乡长等的那种各有特色，而又都无所用心，装腔作势的行动状动。就象一个个灰色的、死气沉沉的电影特写镜头从观众眼前匆匆滑过。作者就是通过这种同时并现的表现方法，把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的腐朽没落以及依附于这个国家机器的整个官僚阶层的无所作为，昏庸乏味的社会现状栩栩如生地暴露了出来。

关于行动描写

行动描写是用人物丰富多彩的行动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之一。要塑造出栩栩如生、饱满真实的人物形象，就必须着力表现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而各种类型的性格特征，无不在千变万化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艺术创作上强调“神形兼备”，以形传神，即是透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革命导师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这段话同样启迪我们，文艺作品要表现人物的性格，不仅需要通过语言，更要通过人物的行动。

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家，都是非常重视人物的行动描写的。我国古代艺术大师通常采用这种方法，他们精心刻划人物的行动，即使是写心理变化也是交融在人物行动上。茅盾在他的《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里，谈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描绘人物的声音笑貌，即通过对话和小动作来渲染人物的风度”，也就是说，在作品中，没有对于性格静态介绍性的叙述，没有作家主观的抒情，作家对人物的态度是体现在对人物行动具体描写上的，读者只能透过人物丰富的行动去把握人物的性格。古典名著《水浒》、《三国演义》以及脍炙人口的“三言”、“二拍”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

《水浒》中众多的人物形象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活在广

大人民心中，散发出灿烂的艺术光辉，究其原因，正是他们各自不同的作为所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格赋予这些人物形象以无限生命力的结果。《水浒》中的英雄是通过不同的遭遇被逼上梁山的，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算林冲、鲁智深和武松了。而这三个人中间又以林冲的遭遇和命运——他和高俅之间的冲突，最富有戏剧性，人物的行动也最为强烈。从买宝刀误入白虎堂，至野猪林林冲获救，直到最后林冲火烧草料场，人物行动一次比一次激烈，人物性格一次比一次得到显明的揭示，于是人物行动最终的高潮（逼上梁山），也就完成了性格发展的最高潮（从逆来顺受到反抗落草）。另一个人物鲁智深，他的见义勇为、粗犷豪侠的性格特征则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行动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没有烙印着鲁智深性格特征的这些行动，他的“形”立不起，也传不出他的见义勇为、反抗恶势力的“神”，“这一个”艺术形象也就不会存在。可见，追求“形”的逼真，具体表现人物的行动，对于形象塑造是何等重要。

外国作家同样重视人物行动的描绘，俄国大作家契诃夫一再强调“最好还是避免描写人物的精神状态，应当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表现明白。”当然，契诃夫绝不是反对文学作品要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只是他认为人物的精神状态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得到披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通过行动展示性格。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小公务员的死》不仅通过富有性格的行动表现了人物的性格，而且使我们联想到旧俄官场的黑暗环境，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主人公切尔维雅科夫在戏院里打喷嚏将唾沫星子溅到将军身上后的不安而可笑的行动，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

也十分符合作为一个胆小怕事、战战兢兢的旧俄小职员的身分地位。

我国的当代作家在愈来愈重视心理描写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行动描写这一民族形式。任斌武笔下的鲁牛子（《开顶风船的角色》）、徐怀中笔下的刘毛妹（《西线轶事》）等无不以他们的行动显示了他们的典型性格及精神状态。刘毛妹牺牲之前整理军容这一细微动作，突出了主人公为国献身时庄严、神圣的感情，决不可等闲视之。《保卫延安》、《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风雷》、《创业史》、《天云山传奇》、《创业》、《破壁记》、《许茂和他的女儿》等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以人物的行动来交待人物身分地位，反映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突出作品主题思想。在文艺作品中，行动描写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王汶石的《春节前后》一开头写大姐娃拿起搅料棍后的行动，领起了全篇的矛盾（即大姐娃当饲养员的丈夫为了照料牲口，除夕之夜也不回家，为此，两口子就闹起矛盾来了），展开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既然行动描写的作用是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写好写活人物的行动呢？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列举了行动描写的七种技巧和方法，读者自可揣摩领悟。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行动，必须是受人物思想意识支配的行动，行动的描述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传神，为了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他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因此要求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和人物的气质、性格、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恩格斯早就讲过“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作家们应该精心挑选足以揭示人物性格特点的最有代表性的行动。例如《水浒》中李逵抡起双斧砍倒杏黄旗，

不由分说地要杀宋江，这样一些行动，都发生于他忠于梁山事业、淳朴粗疏、疾恶如仇的性格特点，并在这一个新的情境里更充分地得到了发展。又如《红楼梦》七十四回写抄检大观园时，晴雯的泼辣反抗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是多么善于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足以体现人物精神状态的行动来进行艺术描写。

正因为人物的行动受性格的制约，所以每个人物的行动只能是他自己的行动，不能随心所欲地互相调换。鲁迅小说《药》里一段写华老栓接刽子手康大叔人血馒头的动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于老栓；一手接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看看，两个人的动作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华老栓害怕得发抖，想接“却又不敢去接”那人血馒头；而康大叔呢，他那一连串动作：“抢”、“扯”、“哼”、“塞”、“捏”又是多么的生动传神、入骨三分！从两种具有不同特点和意义的动作里，我们看到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儒怯、善良而麻木；一个骄横、毒辣而残暴！这两个人物生动体现了各自的性格特征——只有这一个性格才能有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的行动才符合这样的性格。

行动描写这一方法不是轻易就能驾驭的，如果一个作家不深入生活，不认真观察、分析、研究，不熟悉你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性格，不了解他的一举一动所包含的意义，他有怎

样的想法会指导他的行动等等，那么你也就把握不住他的行动，自然也写不出富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物行动了。在描写人物行动时最忌的是漫不经心，信手拈来，更不能为行动而行动，力求避免造成东鳞西爪、杂乱散漫的局面；至少也要防止动作相仿、千人一面的情况，即使有时描写的动作相仿，也要善于选择人物行动特定的场面、情景，创造不同的氛围，以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要把人物行动写好，还要善于用墨、着色，或浓或淡，或深或浅，或密或疏，或刚或柔，视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特定场面灵活运用。再说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有节奏的，矛盾发展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艺术规律本身也要求“以动衬静，以静显动”，因此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故事情节，在人物行动描写上一味加码，这样做，不仅使读者没有余裕充分接受与理解人物的行动，而且也使读者感到单调乏味，忍受不了。

今天，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涌现了大批先进人物，在反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中更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行动值得作家们精心描绘，愿行动描写这一民族形式在新的时代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开放出灿烂的艺术之花。